



四書輯疏

論語七

十二

仁
2796
30-13



門口428
號 2796
卷30-13



四書訓蒙輯疏卷之十二

後學會津安聚著



子路第十三

九三十三章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

勞如字○蘇氏曰凡民之行去聲以身先之則不令而

行凡民之事以身勞之則雖勤不怨輔齋庵曰凡民

信仁義禮智皆是朱子曰先是率他欲民親其親必

先之以孝欲民長其長必先之以弟勞是為他勤勞

如循行所勸課農桑之類孫詒仲曰饒氏兼農政

曰書員流

卷十二

論語子路

二

農之一事也。今按李岱雲說：不可從撮言從之，誤。蔡虛齋曰：以身先之，則不令而行。以身勞之，則雖勤不怨。此為政之所以必貴於先之勞也。不是。朱子引蘇氏為之著其效。此與上章則道益明，則德日進。下章則己不勞而事畢舉，則刑之意。其意皆指事，今按不濫而人心悅之類。一

註翼

蔡虛齋曰：先之勞之教養俱舉矣。今按之字指民不必謂上指行下指事。

請益曰無倦

無古本

釋文作毋。謂故引古本。

○吳氏曰：勇者喜於有

於有為而不能持久，故以此告之。

子路勇者喜於有為，必

有進銳退速之病，故以此持久之。說告之以使其成其先勞也。持握也。○程子曰：子路問

政，孔子既告之矣，及請益，則曰無倦而已，未嘗復

反有所告。姑使之深思也。程子意謂先勞中本有許多，運用子路心粗不能深。

思遠以為少而請益，故夫子只曰無倦而已，不復告以先勞之外，使之深思先勞中之運用也。只少了慮其不能持久之意，所以置之圈外也。

註翼

胡期倦曰：請益，加增先勞之外。吳孫右曰：子路以為為政亦多術矣，故請益于先勞之外焉。盧未

人曰：無倦言他無所益，但先勞無倦可也。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

有司眾職也。

盧未人曰：宰，所統也。今按職，執掌也。眾職，如或典財穀，或典兵賦，或典禮制之類是也。

宰兼眾職之長，兼統之也。然事必先之於彼

而後考其成功，則己不勞而事畢舉矣。吳孫右曰：凡

于有司使各專其辦理，而吾惟考其成功，則己不過勞而事畢舉矣。今按彼指有司，功效舉立也。

失誤也大者於事或有所害，不得不懲。小者赦之，則

刑不濫而人心悅矣或事則未定辭過之大者若有害於
也其無害於事者雖大赦之濫淫也過之小者固宜
赦之而猶罰之則是刑濫及無辜也而今赦之不罰
故刑不濫也賢有德者才有能者舉而用之則有司皆得
其人而政益修矣

註翼

吳蘇右曰首節當三平講次節當就舉賢一事
另講時說有以賢才句貫通章者有以先有司
句貫上節者皆不可從盧未人曰赦者直放而不問
吳蘇右曰小過是九民無心之愆不必作有司之過
今按李岱雲謂若百姓自非為宰者所管轄誤蓋宰
雖未親自治民統攝眾職則民之刑罰不可謂非宰
之所管也汪武曹謂應專主任人亦未是胡期僊曰
舉進任擢用陸稼書曰舉賢才須如陳氏兼己用未
用說蒙引謂自身為宰難說舉而加之上位故欲不
兼己用說不知有司中亦自有上下何必疑乎又按
合訂謂觀下節焉知句
宜測注未用一遺謬

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焉於虔反舍上聲○仲弓慮無以盡知一時之賢才

解上故孔子告之以此能解下句告之以所以程子曰

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陳定宇曰各親其親

句本出記禮運今按言為天下者使人各得親其親
然後我不獨親其親而已親親之道盡矣程子借用
之以明舉賢才者使人各得舉其所知于我然後
我不獨舉賢才而已舉賢之道盡之意武曹說誤仲

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

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仲弓欲必於

小孔子欲取於推此義則一心可以興邦一心可以

喪去聲邦只在公私之間爾推此義謂推極取於人與

人則一心可以興邦每事必於己則一心可以喪邦
蔡虛齋曰程子只在公私之間爾一句只是以用心
之大小為公私朱子曰程子之意固非謂仲弓有固
權市恩之意而至於喪邦但一蔽於小則其害有時
而至此亦不為難矣故極言
○范氏曰不先有司則
之以警學者用心之私也

君行臣職矣不赦小過則下無全人矣不舉賢才則
百職廢矣失此三者不可以為李氏宰況天下乎
潛輔

庵曰范氏蓋經筵勸講之說所以推廣其理以感切
君心者至矣今按下無全人謂人皆有罪也廢止也

註翼 皇氏曰焉安也諸之也蔡虛齋曰仲弓以為先
有司可能也赦小過亦可能也獨賢才散出於

稠人之中而一己之見聞有限故問云何以能周知
一時之賢才而舉之耶吳孫右曰焉知炤註盡字仲
弓非患全不知只患不盡知胡期僊曰人指他人今
按人其舍諸淺說作人之告我為是蒙引諸家說不
可從若如其說則夫子之答與
仲弓之問不相照顧可謂誤矣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

衛君謂出公輒也是時魯哀公之十年孔子自楚反
乎衛

註翼 蔡虛齋曰是時孔子居衛子路亦以為將仕衛
故問曰衛君有待於子之出仕而為政不知子

之出仕其所設施何先○為政二字屬衛君不屬孔
子若屬孔子不用而字只曰衛君待子為政可也今
按不必從撮言說皇氏曰
奚何也胡期僊曰先先務

子曰必也正名乎

是時出公不父其父而禰乃禮其祖陳定宇曰蒯聵

躋欲入君衛而輒拒之是不父其祖名實奈問矣實是
父父廟曰禰輒繼靈公是禰其祖
之為仇實是祖奉了故孔子以正名為先謝氏曰正名
之為禰名實奈了

雖為去聲衛君而言然為政之道皆當以此為先陸稼

謝氏謂為政之道皆當以此為先此雖與名不

正三節意合而在必也節則亦是言外推廣也

註翼為也若不得已之辭謂決詞未是言衛之政不可

父之人而不可仕隱然于言外王觀濤曰名是名號

正名者使名與寔稱而君臣父子之名分皆秩然有

序也吳蘇右曰正名之說衛為政之先務不是說我

之仕衛如此然意則為報之禍祖仇父而發也以此

答美先之問非惟見衛君不正而不與之而亦示已

不仕衛之意矣○夫子口氣中不可明說據國拒父

等事蓋無顯非衛君之理觀子貢托夷齊以問可見

呂晚村曰聖人正名之說正不為衛君之旨非為衛

君而委曲為之正名也子路設問以觀聖意夫子直

斷其不可耳中村氏曰正玩夫子語意蓋衛之政不

可為如為政則必正名而後可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迂謂遠於事情情實也謂不言非今日之急務也

註翼蔡虛齋曰有是哉子之迂也一句讀言子乃若

是其迂哉胡斐才曰有是哉喝起是怪嘆聲皇

氏曰美其正言何須正也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野謂鄙俗鄙陋也不雅曰俗樂天齋翼註曰粗心浮

容氣思慮欠沉潛識見欠精密而談吐欠從

遠以為不知不遠以為非也而疑惑者闕除之

責其不能闕疑而率爾妄對也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楊氏曰名不當其實則言不順言不順則無以考實

而事不成林次崖曰寔是父乃不父之寔是祖乃父

論語子路

註翼 吳孫右曰自言不順至禮樂不興就害及自身言自刑罰以下就害及民言○刑罰不中則民欲為善而善卒不免欲為惡而惡不可為莫知趨避之路矣將安所措手足乎胡期僊曰刑罰法律之具加罪人者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程子曰名實相須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矣陳定宇曰名指名之

言實謂行事之實也汪武曹曰若以名實相須實字指事不成禮樂不興刑罰不中言便與前三箇實字不同恐非程朱本意蔡虛齋曰一事苟事字虛猶云一件苟也今按須資也苟不當實也林次崖曰名定相須蒙引說得甚繁看來未是此句只在名字內朱子用此一句只是要見得不可苟意蓋定者名之主

名者寔之實有是寔方有是名有是名必有是寔二者相須不可離也名寔相須此正見得不可苟此事若苟則言不順事不成禮樂不興刑罰不中而其餘皆苟矣又按陸稼書說未是又按朱子引之以說出君子於其言○胡氏曰衛世子蒯苦怪反 躒五怪反 耻其無所苟之故

母南子之淫亂欲殺之不果而出奔果猶也 靈公欲立

公子郢以并反 靈郢辭公卒夫人立之又辭夫人將

乃立蒯躒之子輒以拒蒯躒拒禦也 夫蒯躒欲殺母

得罪於父而輒據國以拒父據拒也 皆無父之人也其

不可有國也明矣夫子為政而以正名為先必將具

其事之本末告諸天王請於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

則人倫正天理得名正言順而事成矣夫子為政為衛為政也非

為輒為政也李岱雲云正名則必易輒易輒則必立
邦不能易輒而立邦則名不得正此說得之胡氏之
意非謂夫子仕輒而又請命廢也後人不滿於胡說
者皆由不會大文必也二字來方伯一州諸侯之長
王制曰千里之外 夫子告之之詳如此而子路終不
喻也故事輒不去卒死其難去聲徒知食焉不避其
難之為義而不知食輒之食為非義也聖人正名之
不當仕而發而子路
不喻故事輒不去

註翼 呂晚村曰末節正繳上兩節名必可言故無不
樂刑罰之與中包在事成中可行即指事成以下諸
句總結于其言不苟便是正名不是重言字也周聘
侯曰故字語脉從上五則字生來名一不正其害如
此關係甚大可見名是斷不可不正底所以君子名
之必使當其實而可言言之必使有以考實而可行
兩句疊說只一套事不可平對也胡斐才曰章內君

子凡三見正指為政者必字着力是決要如此意
吳因之曰必其可言者斯名之正其慎於名也此指
名之時說必其可行者斯言之正其慎於言也此指
言之時說若說使其後可言可行則於正名意不緊
切吳孫右曰二之字指所言者說而已矣三
字見得一正名便都了該得刑政禮樂盧未人曰兩
介必字重看正名意都在這一字着力君子於其言
一句只是足上兩句○曰而已者言正名之外無餘
法也或謂末句責子路之失言未是又按陸稼書說
未妥又按名之亦指名之言也故以一言字該之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

老圃

種五穀曰稼朱子曰五穀稻黍稷麥菽也種菜蔬曰圃凡草木之

之菜蔬

註翼 請乞也吳孫右曰樊遲以務本力農乃治生之
常道請學治稼之事○遲以圃之事比稼為易

請學為圃。盧未人曰：或謂遲有欲為神農之言之意，或謂遲有沮溺自食其力之意，俱未然。今按士窮固當躬耕，然粗習之可也。何須學之？今遲遊聖人之門，不學大人之事，請學稼圃，故夫子斥之。陳定宇曰：兩言吾不如，雖不顯闢之，已婉拒之矣。吳蘇右曰：隱然見吾之道初不在此區區稼圃間也。已伏未節意在內。又按不如不及也。作似字解，未是。胡期僊曰：老農諸干稼老圃精于圃，蔡虛齋曰：請學者欲夫子教之也。夫子答曰：我却不如此。老農稼之事，惟老農精於此。子欲學稼，須從老農而請之，學圃亦然。

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

小人謂細民。

吳蘇右曰：猶言農人圃人也。

孟子所謂小人之事者也。

也。見滕文公上篇。

註翼

陳定宇曰：此小人是位言者。李岱雲曰：斥其志非鄙其事也。小人哉言其成箇細民了。

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好去聲。夫音扶。襁居丈反。焉於虔反。○禮義信大人

之事也好，義則事合宜。事合宜，民莫敢不服之故也。情誠實也。敬

服用情，蓋各以其類而應也。胡期僊曰：上以禮感下，

而不敬者矣。上以義感下，必以義應。莫敢有悖上而不

服者矣。上以信感下，必以信應。莫敢有欺上而不

用情。襁，織縷為之。以約，小兒於背者。邢氏曰：博物志云：廣八寸長丈

二今按：縷，束也。○楊氏曰：樊須遊聖人之門而問稼圃，志則陋矣。辭而闕之，可也。待其出而後言其非何也。

蓋於其問也。自謂農圃之不如，則拒之者至矣。拒，捍也。

須之學疑不及此而不能問使其疑則不能以三隅反矣故不復扶又反及其既出則懼其終不喻也求

老農老圃而學焉則其失愈遠矣故復言之使知前

所言者二不意有在也蔡虛齋曰自上好禮至焉用

內之意才說吾不如老農便有許多云云意了故拒

之惟楊氏善看書曰故復言之使知前所言者意有極妙也

註翼

呂晚村曰上字即君子字兼天子諸侯卿大夫

截言學者自有所挾持之具與天下感通其理甚大

耳不重功效說下面三句纔是說功效吳菴右曰三

好字都要根心裏說到用上去樂天齋翼註曰三好

字照二學字三上字對小字禮義信代稼圃字禮義

信俱兼本之身心而達之政事者言願麟士曰則民

云者言上如此即如此也大段要起極負而至不消

用稼意語氣一直趨下陸稼書曰禮自軌度上言不

單指容貌義自舉動上言不單指用舍信自精神上

言不單指號令今按服屬也從也蔡虛齋曰用情猶

云以實也謂致其誠於我也又按夫如是指出上好禮

以下虛未人曰四方之民即敬服用情之民上為心

悅下是來歸焉用稼只是當務其大何用以小為也

不必說有人為之稼圃又按雙峰諸家說不可從胡

期僂曰至來歸皇氏曰焉猶何也陸稼書曰舊主遠

近分者非又按李氏說誤鄧雉十

曰此見學期有用惟當務乎其大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

雖多亦奚以為

使去聲○專獨也詩本人情吳菴右曰本人情四句

者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者也人情有樂有該物理

苦以詩道之故曰本人情猶言自人情出也該物理

俗之盛衰厚則盛薄則衰也今按驗考視也見政

治去聲之得失李岱雲曰政治謂王朝列國之其言溫

厚和平長於風去聲論吳孫右曰其言二句見詩有資

之則內根性情而皆於辭氣間見得溫厚者不刻薄

也和平者不暴怒也然亦有溫厚和平而不能委曲

善入則亦未長於風論也故必兼言乃備今按稼書

以溫厚和平長於風論分屬心氣辭者未是風微加

曉告也論告故誦之者必達於政而能言也林次崖

之使曉也而有得焉則法其所以得而感者戒其所以失而衰

窮經謂講求經義窮極精微也此世之誦詩者果能

從政而專對乎言不能從政至也然則其所學者章句之

末耳此學者大患也胡桐原曰程子謂窮經將以致

詩者每不能思至此豈非誦之而不能熟讀

之而不能思思之不能切切之而不能熟讀

註翼皇氏曰口讀曰誦胡期僊曰授與也四方指天

行不行不當行而行也或行之而裁處不當皆不達

也非謂不曉知而已就上行說李氏曰亦不對拘滯

看孫詒仲曰或曰專對是使者人自為之對非主使

即介使亦可專對如景伯揖子貢而進之對陳成

子是也今按此說極確雙峰說偏了五華撮言引解

集說從之誤樂天齋翼註曰不能專對不是詞莫

措只是對得不善不能不尤不卑或損國威或挑鄰

禍便是不能專對蔡虛齋曰多三百也李氏曰三百

篇自是多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亦是三百為多

乃時解有謂詩本三千篇夫子刪之至三百五篇恐

真臆說也又按陸稼書以多字指所刪之三篇而言

益則雖多亦奚用哉以多字指所刪之三篇而言

峰曰以訓用為字只語助辭胡期僊曰記誦雖多不

過口耳章句已耳而卒無益于身心
無裨于實用也雖多亦奚以為哉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註翼 胡期僂曰其指君是出令者也李岱雲曰亦不
是教人廢此號令不令而行甚言其不待號令

吳孫右曰上之教民也不在于令而在于身若使在
上者盡倫理謹言動而其身正矣則表率有地雖不
必號令以驅使之而民自率從化無不行也若其身
不正而徒以言教雖號詔諄切亦不從我以正故正
入必自
正己始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魯周公之後衛康叔之後本兄弟之國而是時衰亂

政亦相似故孔子嘆之蘇東坡曰是歲魯哀公七年
衛出公五年也李岱雲曰按

蘇氏考據以衛之政又不及子魯之政君不君
臣不臣立說但亦舉其大者耳註中下衰亂二字則

所該亦廣要之聖人自不是空嘆息本兄弟之國則
固周公康叔之遺也衰亂之政則皆非周公康叔當
年之政也惜其無人振興之意居多而亦有望之之
意焉今按兄弟之國明周公康叔遺風猶在可以為
善國之意耳非大文兄弟字相似二字無優劣之謂
解大文兄弟字孫詒仲曰相為伯仲即是云相似無
二意蒙存云是相似
不是相為伯仲未當

註翼 魯衛平說謂須
重魯者未是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
矣富有曰苟美矣

公子荆衛大夫苟聊且粗反坐五畧之意
粗且畧之辭

也合聚也盧未人曰是凡物都完備也
齊備無人曰是

美盡言其循序而有節不以欲速盡美累其心陳定
宇曰

由合而完由完而美既見其循序漸進而無欲速之心而其合完美皆曰苟而已又見其所欲易足而有節曾無盡美之心非賢而能之乎陸稼書曰有節兼不貪多不務奢說盧未人曰累其心總承上今按無躁心故能循序無貪心故能有節惟

循序故不欲速惟有節故不盡美

○楊氏曰務為全美則累物而驕吝之心生公子荆皆曰苟而已則

不以外物為心其欲易足故也

陳定宇曰楊氏只說不盡美之意不見循序不欲速意必如上文朱子之

說則該備矣李岱雲曰朱子所以取之圈外者以欲盡美而無節則斷不肯循序而必欲速矣是循序意

輕有節意重只為有節其中自循序漸進耳程林隱曰驕是夸大吝是不足楊氏此說最好如既合而又

以未完為不足既完而又以未美為不足所謂吝也

今按累也

註異 盧未人曰善居室猶言善處家也胡期僊曰善

始有家之財用器物初有少有財用器物畧具富有財用器物充足林次崖曰三有指家中九事所需者不但器用如錢財宮室田園皆是姚承庵曰三曰字只形容他心裏的口氣善處全在三苟字三矣字上盧未人曰美是齊備者又極精好蒙引以始有即是合則下文富有如何是美淺說以始有未是合但子荆所欲易足即曰苟合苟者聊且粗畧言未合而聊以為合也還淺說為是今按四書脈說未是稼書收之誤李氏曰按公子荆當始有之時不求少有當少有之時不求富有又當始有之時只苟合不盡合也

得少有之時只苟完不盡完也得富有之時只苟美不盡美也得都是心之知足處而知足之原由于寡

欲陸稼書曰居室本於居心寡營由於寡欲中村氏曰荆公子而曰始有曰少有曰富有蓋始為大夫而

立家者也

○子適衛冉有僕

僕御車也 蔡虛齋曰執

書在手也

論語 子路

註翼 胡期僂曰 適往也

子曰庶矣哉

庶衆也 之繁也 人民生聚

註翼 李岱雲曰 按矣哉二字中有幸其庶方有可加之意 有借其庶無所以加則難保其庶意 冉有何

加之問正觸着 聖人心裏事

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故制田里薄賦斂以富之

庶而不富則衣食不足而民生不遂故制田里薄賦斂以富之使衣食足而民生遂也 林次崖曰田里即夫百畝之田食所出也 里即一夫五畝之宅衣所出也 賦出徒役斂出租稅饒雙峰曰田里雖制而不薄賦斂則過取於民非藏富於民矣 今按制裁割授與之謂不必開國之事

註翼 盧未人曰 上曰既庶是據見在言下曰既富是設言之 皇氏曰 加益也 今按不必從正解 李岱雲曰 若論聖人設施當下富教之方 一時並舉非必到民無不富後乃設學校明禮義也 但以庶後所加之急着言則在於富之耳 倘說僅於庶且不違教則已不是聖人之心事 經濟矣 只未富時教化必難大行 如孟子有恒產然後有恒心耳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富而不教則近於禽獸故必立學校明禮義以教之

富而不教則人道不行而近於禽獸故立學校明禮義以教之 使人道行而免於禽獸也 金仁山曰古者二十五家為閭而有塾五百家為黨而有庠遂則有序國則有學校之禮以制心使之悉由於規矩準繩之中而不肆教之義以制事使之悉由於當行之方而不越又按虛齋謂禮義二字連說未確 蔡虛齋曰立學校兼鄉學國學 明禮義不止孝弟亦不止五倫 李岱雲曰富而不教則近於禽獸亦是緊粘富說

教又見富後之急着在此耳若認○胡氏曰天生斯

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三事蔡虛齋曰司牧言主養斯

君師是也蔡虛齋曰輔氏之說非是然自三代之後

能舉此職者百無一二此職指漢之文明金仁山曰

明皇帝也唐之太宗亦云富矣西京之教無聞

焉前漢都長安故謂西京蔡虛齋曰西京之明帝尊

師重傅臨雍拜老宗戚子弟莫不受學蔡虛齋曰師

及即位猶尊以師禮今按雍辟雍天子之學名老三

老五更東漢禮儀志明帝永平三年三月躬躬養三

太宗大召名儒增廣生負負物數也唐書儒學傳貞

觀六年盡召天下惇師考

德以爲學官廣學舍千二百教亦至矣此下總然而未

知所以教也所謂躬行是也三代之教天子公

卿躬行於上言行政事皆可師法彼二君者其能

然乎李岱雲曰胡氏外註補天子公卿躬行於上一

向大有所領當與先之勞之章參看所

註異胡期僊曰上是適衛而有感于衛之衆下是因

粘着衛民上富教二字總是保其度只不去凌削他

元氣縱壞他本心即所以加之也林次崖曰此帝王

○子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朞月謂周一歲之月也胡期僊曰指可者僅辭言紀

網布也

蔡虛齋曰可者僅辭或曰紀網粗布者非也

出子政教刑三者而已胡斐才曰網紀即治法也林

次崖曰如財匱兵弱教衰俗薄聖人一紀一為之整頓

都有個條緒無一處缺

有成治去功成也林次崖曰

而不舉故曰紀網布

財足而兵

強教行而俗厚

此是治功成也

故云然

四書鏡曰夫子曰睹生民塗炭激切於中故

用己也言外要見久困之民易與為治意陶謹之曰

夫子實實見得當時時勢儘可挽回故斟酌於暮月

三年之間定做程期而有可以自信

者此所以不能起而置之度外也愚按史記此蓋

為去聲

衛靈公不能用而發

註翼

胡期僊曰苟誠也蔡虛齋曰苟有用我者謂委

俗美便是為東周乎所謂至於道也中村氏曰已既

也或讀而已二字做耳字勿從林次崖曰可也如農

也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

人治田之功已備有成如農人之有秋

勝乎聲去上聲

○為邦百年言相繼而久也胡期僊

是治天下吳仲珠曰百年

勝殘化殘暴之人使不為

惡也

之化能任化殘暴之人而使不為惡也去殺謂

民化於善可以不用刑殺也蓋古有是言而夫子稱

之程子曰漢自高惠至於文景黎民醇厚幾平致刑

措庶乎其近之矣

吳仲珠曰漢自高惠至於文景貼

幾致刑措有去殺意孫詒仲曰紹聞編文帝可謂善

人惠帝懦弱景帝刻薄高帝亦不純註姑取以為百

年相繼之証其黎民醇厚幾致刑措為有此氣象爾故曰庶幾近之矣今按措置也謂刑不用也○

尹氏曰勝殘去殺不為惡而已善人之功如是若夫

聖人則不待百年其化亦不止此陳定宇曰上二句

然說下章聖人即王者不待百年即一世化不止此

即仁澤浹也今按此章原是贊善人非寓不足之意

然論其力量則善人之效是如彼故圈外收尹註

聖人之效是如彼故圈外收尹註

註翼林次崖曰是從殘殺之世而思望至治而不可

息之聲吳孫右曰起處要提古語字李氏曰相繼未

又或殘猶未盡勝殺猶未盡去到得百年則亦可矣

語氣當如此說蔡虛齋曰勝殘去殺意相連說有殘

暴不得不用刑殺勝殘去殺矣胡期僊曰誠哉信然

意是言指善人句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王者謂聖人受命而興也謂身有聖人之德而受天

命起王於天下者若湯武

是三十年為一世仁謂教化浹通徹也此仁字是

教化浹洽無一人不貫徹底意思與其他仁字不同

蓋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須漸民以仁摩民以義

節民以禮使其化薰蒸透徹液周徧以至四海之

內無一人不歸於善如入一身之間生意貫徹四肢

百骸無少痿痺相似故謂之仁今按程子曰周自文

武至於成王而後禮樂興即其效也自文武至於成

証非繼世之証禮樂興仁字之証中村氏曰禮樂之

興蓋民化為仁則事有序而物亦和既有禮樂之素

聖人就而文之耳不然則雖制度器數悉備亦徒為

文具矣蔡虛齋曰效謂實迹今按玩圈外程註可字

教化浹洽而禮樂可興是謂之仁非謂禮樂

興即是仁也李岱雲說未是撮言從之誤

紀綱有成而化行也漸也將廉反浸也民以仁摩謂砥礪也而禮樂

可興所謂仁也此非積久何以能致程林隱曰三年有成聖人之效

必世而後仁則聖效之大成胡斐才曰教化是三年有成所同行與決自淺深

註異 林次崖曰此是因上善人為邦百年可以勝殘

百年其效亦不止於勝殘去殺而已今按此說可從

蒙引諸家說不可從陸稼書孫詒仲非之未是中村

氏曰如有是冀望之詞胡雲峰曰勝殘去殺者如能

去人之疾而使之不至於死者也仁則如人元氣渾

全而自無疾者也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註異 或問此章與第六章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

臣而發理或然也饒雙峰曰從政是大夫事夫子此

言蓋為大夫而發胡期僊曰苟誠也正身是以仁義

正己吳孫右曰于從政句與末句相照正身則能正

人故從政不難下二句從政意在言外○人字只就

民言不兼君說今按王宇泰

李儀雲說不得此章口氣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

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

朝音潮與去聲○冉有時為季氏宰朝季氏之私朝

也祭虛齋曰大凡以臣見君皆曰朝家臣之晏晚也

與大夫自是君臣如厚齋之說欠替考

吳蘇右曰非日晚退朝政國政事家事吳桐原曰政

自有常期今獨遲耳

通列言之則大曰政小曰事公以用也禮大夫雖不

朝之事曰政私家事曰事

論語子路

十一

治事胡斐才曰猶得與音預下文聞國政以吳桐原曰

詩推之意古者大夫雖致仕國有大政亦必與之共謀蓋詢黃髮之意若小事則不必然爾今按冉有退

朝過常期所議必是大是時季氏專魯其於國政蓋

政事故夫子據禮而言

有不與同列議於公朝而獨與家臣謀於私室者故

夫子為不知者而言此與記檀弓下夫子為弗此必

季氏之家事且若是國政我嘗為大夫雖不見用猶

當與聞今既不聞則是非國政也蔡虛齋曰正欲開

議之不可私語意與魏徵獻陵之對略相似唐書魏徵

后太綜既葬帝即死中作層觀以望昭陵隋引徵同

升徵熟視曰臣昏眊不能見帝指以示之徵曰臣以為

陛下望獻陵朕臨昭陵則臣固見之矣帝泣為毀觀

蔡虛齋曰夫子明知冉有所議是國政乃陽為不知

入而以為家事魏徵明知太宗所指是昭陵乃陽為不

知而以為獻陵夫子欲冉有所知國政不當私議於家

望徵陵雖不盡同大略同也其所以正名分扶問抑

季氏而教冉有之意深矣司馬溫公云何謂分君臣

是也夫子意謂季氏臣也卿大夫也不可專魯國

之政是正名分也正名分即是抑季氏也非兩層

註異吳孫右曰此章諷弟子而警權臣以正名分之

陸稼書曰此當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同看夫子所

慮者速矣○蒙引曰季氏專魯政不議於公朝而獨

與家臣謀於私室則雖政亦事也雖政亦事恐非註

政字即註中此字胡斐才曰其字

也字是截然分辦神吻不是疑辭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

若是其幾也

幾期也

胡期僂曰期必之詩曰

楚茨篇如幾音如式

蔡虛齋曰式法也楚茨詩傳云神之錫福其來如幾其多如法也法謂法度世間法式何限無一物無法

無一事無法故言一言之間未可以如此而必期其

效

註翼

胡期僂曰一言一句之言與言興道致治言即

蔡晉江曰定公問一言興邦一言喪邦夫邦之興喪

必積漸而後能豈有便能興喪故曰言不可以若是

其幾也然能因一言而知所謹則可以興邦因一言

而恣所欲則可以喪邦雖於敬肆之間有無限好事

無限不好事積累將去乃能興喪而實皆因一言以

致之故曰不幾乎一言而可以興邦乎不幾乎一言

而可以喪邦乎然聖人語意雖含蓄得寬而語

氣寔接得緊蓋欲以實定公一言興喪之問也

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

易去聲

○當時有此言也

註翼

吳孫右曰為君難者上承天命而下係人心也

為臣不易者輔君以承天而治人也總是責任

惟難意願麟士曰二句平說夫子引之則

止取上一句耳于人言中先作低昂非是

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

因此言而知為君之難則必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而

無一事之敢忽詩小雅小旻之篇曰戰戰兢兢如臨

深淵如履薄冰朱子曰戰戰兢兢如臨

兢戒也李岱雲曰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者知難之心也

至無一事之敢忽而紀綱法度莫不振舉者皆在其

中矣若徒知為君難之一言固了當不得即徒有知

難之一心亦然則此言也豈不可以必期於興邦乎

了當不得也

為定公言故不及臣也臣不再拈及為

註翼 盧未人曰知字內要重戰兢數句不但淺淺知之也

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

喪去聲下同樂音洛○言他無所樂惟樂此耳此字指莫

予違一句吳蘇右曰予為君他無所樂惟其予之言一出臣民莫之敢有違背者此則為君之樂也

註翼 胡期僂曰喪敗亡之禍唯獨也今按上人言是人言人君此人言是人言君自言

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范氏曰如不善而莫之違則忠言不至於耳君日驕而臣日諂丑險反未有不喪邦者也為人上者若因樂莫予違之言訑訑

自足樂不善而莫之違則君日驕而國事日非故喪邦○謝氏曰知為君之難則必敬謹以持之惟其言而莫予違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邦未必遽興喪也而興喪之源分於此然此非識微之君子何足以知之因為君難之言而知為

敬謹以持守之因唯其言而莫予違也之言而樂不善而莫之違則驕心生故直諫多聞之士遠而讒諂面諛之人至矣然此心之敬驕也雖邦未必遽興喪也察也人君最不可不猛省也李氏曰邦未必遽興喪也是見聖人不幾乎三字下得活不致遽定其興喪而亦將可期其興喪也非以幾刻近而近之意亦在其中○非識微之君子何足以知之見興喪之事非一言之所能盡而興喪之源只敬肆之所由分其端固甚微也微字原非解本文幾字胡氏說混甚

註翼 金仁山曰興喪不在一言而在君心於此一言如何爾故前一節舉人之言矣而必曰如此知後

一節舉人之言矣而必曰如其善不善大要與喪固
 多端本原並在君心所以分夫子此章辭不迫切而
 語意周密萬授一曰如其善二句是放寬一步逼起
 下句不重重不善上今按莫子違上下一樣兼臣民
 言引解說不是張彥陵曰不亦善乎善字講者俱入
 都俞喜起等語非也蓋惟言莫違之語決是不可只
 言出得善的而莫違則猶庶乎其可也若曰方纔不
 至於喪邦耳精神正與下句相叫應莫違身曰若執
 定莫違豈惟不善足以喪邦即言之善者便是剛愎
 自用亦非開誠布公李岱雲曰按唯其言而莫子違
 以此為樂已自是不好事了不亦善乎語意如云猶
 之可也蓋他處不亦乎是游泳嘆美之辭此處不亦
 乎是姑且僅可之辭李氏曰唯言莫子違亦只是不
 知為君之難也知難則可期其與不知難則可期其
 喪謂為君難一句盡一章之義亦可○知難原無壞
 處莫子違原無好處陸稼書謂天下之言原無可執
 如執為君難之言將有遂巡退縮之病執不可莫違
 之言將有優柔不斷之病在本文全無此意夫子先
 說言不可若是其幾一句者謹慎其辭非兩持其說
 也說統曰總之為君也或有言其難者或有言其樂

者全在為之者何如知其難樂其莫違為之不同即
 興喪之分途處滙參曰兩不幾乎却都是因人言作
 一轉關方是對定公一言之問亦拋撇不得譚梁生
 曰此夫子用魯為司寇攝相時承定公之問而從容
 論道責難陳善閉邪之語也蔡虛
 齋曰此一章可熟讀為作文之法

○葉公問政

音義並見第七篇見形

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說音悅○被其澤則說聞其風則來然必近者說而後遠者來
 也盧未人曰兩個其字指為政者言今按說欣喜
 定字曰近說遠來皆政之驗黃勉齋曰行吾之所當
 行而其效如此朱子曰謝尹兩句各為一義諸說皆
 相因為義皆各得其一端合而論之則善矣然夫子
 所以告葉公之本意則但如謝尹之說諸說蓋其餘

意耳蔡虛齋曰兩句平說然先言近說而後言遠來亦見必近者悅而後遠者來也

註翼 胡期僂曰近指境內遠指境外二者字俱指民

近則百姓未親遠則屬國離叛故告之問夫子答葉

公之問政者專言其效與答季康子夏等不同如

何朱子曰此須有施為之次第葉公老成必能曉解

也今按葉公雖老成曉解施為之方然徒法不能自

行故夫子告之以此欲其自

反求所以致說來之故也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

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父音甫○莒父魯邑名欲事之速成則急遽無序而

反不達則急遽皆疾也為政者責效旦夕欲事之速成

其事反見小者之為利則所就者小而所失者大矣

不達矣

為政者見得小小成就便以為利則

志願易盈所就者小而失大者矣 ○程子曰子張

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夏問政子曰無欲

速無見小利子張常過高而未仁子夏之病常在近

小故各以切己之事告之

未仁之證也欲速見小利此近小而不盡心此過高而

人之教人如良醫之治疾藥雖不同效則一也陳定

宇曰過於高者藥之以誠實不及而近

小者藥之以寬大皆以切己者告之也

註翼 吳孫右曰無欲速二句戒之也下指出當戒之

意從容持之以悠久可也必無見小利而廣大其志

所識言胡期僂曰要求目前之效躁心也呂晚村曰

看註云見小者之為利則所就者小而所失者大矣

大皆在事理上說若從利字上計較大小則是見小

利則大利不得聖人教人于利上求其大者矣此便

論語子路

是學術義利之分不可不辨孫詒仲曰小利就為政
 上言如存疑所云民畧能自立畧斂戰不大為惡其
 治僅小康之類今按劉上玉謂亦當小利不遺李氏
 謂豈當小事而盡棄其利乎俱誤撮言引解集說從
 之未是胡期僂曰見些小事功便以為利隘心也盧
 未人曰不達亦是成林次崖曰為政須以遠大自
 期待如養民必無一夫不遂其生教民必無一夫不
 復其性方是遠大若見得民略能自立不至為餓
 略斂戢不入為惡便說治己至子則其治僅至小康
 而止耳安能至於遠大故曰大事不成胡明仲曰聖
 人之言雖救子夏之失然天下後世皆可以為法
 兩漢以來為政者皆未免欲速見小利之病也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

語去聲○直躬直身而行者無私比者有因而盜曰

攘因就也皇氏曰謂他人物來己家而藏隱取之蔡
 虛齋曰非穿窬而盜也如入人室中見可欲者隨
 手取去又如拾遺亦是如攘雞使
 是他人雞入其家便掠而殺之

註翼

胡期僂曰吾黨指葉邑之黨者指人證之證其
 父之攘羊今按證驗也明也蔡虛齋曰葉公之
 問已自許其直矣故只曰其父攘羊而子證之而不
 曰如何其意蓋謂莫親於父猶且證其惡則其直也
 為何如

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為去聲○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為直

而直在其中則父子相隱人情之至也然隱其所當隱

言天理只是不忍不隱而隱之不計較理之曲直故
 曰不求為直理內之情即理也理順便是直所以直
 在其○謝氏曰順理為直父不為子隱子不為父隱
 於理順邪直者順理之謂非以事言故父子不相瞽

睽殺人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上聲出孟當是時愛親之心勝其於直不直何暇計哉愛親之心即天

雖不計理之直不直然理順而得為直也
註翼 在陳期僂曰吾黨指魯黨是也按父子相隱小事固當隱大事亦當隱然父之於子也至弑逆大惡亦以大義滅親如石碣之於其子厚是也若子之於父則不然觀舜之竊負而逃可見蒙引諸家以李璣不隱其父懷光為是者大謬吳氏曰陳司敗以隱君之惡為黨葉公以證父之惡為直徒知直之為公黨之為私而君臣之義父子之親乃有不察微夫子則一偏一曲之說起而仁義塞矣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恭主容敬主事

主意所注也敬與恭不是二物如形影然對言則恭主容言敬主事言各有所主陳北溪曰恭就貌上說敬就心上說○身體嚴整容貌端莊此是恭底意朱子曰有事則着心做不易其心恭見於外敬主乎中中村氏曰主而為之是敬

主之夷狄不可棄勉其固守而勿失也蔡虛齋曰此註在言外

程子曰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初無二語也充之則

睽面盎

烏浪反背推而達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徹通

也史文璣曰下是初學之事上已成德之事今按只此一語而通乎上下初學固當如此雖成德不過如此故曰徹上徹下語又曰初無二語輔潛庵曰聖人之言貫徹上下無有或遺此數語者自始學至成德皆不過如此但有勉强自然之異耳充之則有睽面盎背之驗推而達之則篤恭而天下平此仁聖之極功也血子盡心篇曰君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睽然見於面盎背朱子曰睽然清和潤澤之

貌盡豐厚盈溢之意程子曰辟面盎背皆積盛致然
蔡虛齋曰充之則辟而盎背以自脩而言推而達之
則篤恭而天下平以及人言胡氏曰樊遲問仁者三此最先難
次之愛人其最後乎朱子曰雖無明證看得來是如
則所謂先難者將從何下手至於愛人則又以發於
外者言之矣蔡覺軒曰諸子問仁而所答各異者因
其所稟之資而發也樊遲問仁而所答各異者因其
所學之至而發也聖人教人猶化工之妙物各付物
於此見之

註異 林次崖曰居處不可專指靜是就一身上說如
如與人交接時此身也要安頓得好這便是居處也
故以恭言之今按勉齋諸家說不可從虛未人曰居
處不專指獨居凡臨民接物身所安頓處皆是又按
居處謂所居處與莊子讓王篇所謂居處卑賤而陳
義甚高同處字作上聲者不可從兼有事無事李氏
說誤胡期僊曰與人足與人相接時忠盡其心而不

欺之住也雖之夷狄不可棄猶云能行五者於天下
曰夷狄舉重以見輕也夷狄且然況中國乎虛未人
曰非要他夷狄上用功觀雖字可見又按不可棄猶
云不可棄而不行也金仁山曰居處易肆而容常恭
執事在外而中常敬與人接物而心無不實其內外
一致如此縱至夷狄亦不可棄則平時平居可知此
句總上三事無時無處不如此則人欲無所容心德
全而天理流行矣胡期僊曰上三句隨事而盡其理
功之全也下二句是守其理而不失功之密也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於
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使去聲○此其志有所不為而其材足以有為者也
輔潛庵曰行己有耻則是其志有所不為也使於四
方不辱君命則是其材足以有為也林次崖曰行己
有耻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之事皆子貢能言故以使
耻而不為也此便志有所不為

事告之林次崖曰才足以有為不止於使事此特舉能言而當出一事而言耳今按舉使之難不獨貴於能言而已蓋為使之難不獨貴於能言而已為使之難

不獨貴於能言而貴才足以有為故告之

以不辱君命蔡虛齋曰新安陳說非是

註翼蔡虛齋曰言何如始稱士之名也胡期僊曰行

皆足為國之光而不辱君所以命我之任也四方以

隣國言○寔副其名故曰可謂士矣林次崖曰不辱

君命不但言語須兼舉動處事方盡陸稼書曰如

使於四方句只作長其善說亦妙○首節自應平說

下三節方見重行意吳孫右曰通章要見聖人取節

之意蓋才節兼全固士之最優下此則寧可無才不

可無節此聖人論士之旨也

弟去聲○此本立而材不足者故為其次

能孝能弟

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

則大本立矣然止於能孝能弟而此外無復才能之

可稱則其才不足比之才行俱全者不及矣故為

其次許白雲曰宗族鄉黨稱孝弟是有耻中兩事爾

故曰本立而材不足者謂本之立則未能盡行己之

也

註翼其次謂下志才兼全人等而可稱士之人陸稼

僊曰鄉黨與姓者稱孝弟重實行一實有是孝弟而

後人稱之林次崖曰此孝弟只是端非為仁之本

及堯舜之孝弟故謂上之次又按孫詒仲非

之誤盧未人曰宗族鄉黨分稱孝弟互文也

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

以為次矣

行去聲硜苦耕反○果必行也硜小石之堅確

反克角

周者胡期僊曰狀其小人言其識量去聲之淺狹也

四書精義 卷十一 論語子路 三十一

齋曰此小人以規模器量淺狹言與前小人謂細民小異周聘侯曰對大人言非為惡之小人也故亦可為此其本末皆無足觀然亦不害其為自守也故聖

人猶有取焉蔡虛齋曰本末皆無足觀在本文外此

也吳蘇右曰此人徒守介信果不知隨時順理乃識

果而惟義所在者迥別故曰小人然自

守得定亦行己者所不廢故亦取之下此則市井

之人言誕不復扶又可為士矣

注翼張彥陵曰信果二字無病病在必字上胡期儂

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

筭所交反算亦作筭悉亂反○今之從政者蓋如魯

三家之屬李氏曰當時列國名卿豈無猶有志節者

屬噫心不平聲斗量去名容十升筭竹器容斗二升

斗筭之人言鄙細也胡斐才曰其胸中所藏施受無

彥陵曰主器量容受說蓋他胸中所容受若止有世

味更無道德止有俗情更無名節故以斗筭借言

算數上也子貢之問每下故夫子以是警之子貢之

愈下到下面問今之從政者則非所當問而問○程

子曰子貢之意蓋欲為皎皎之行去聲聞於人者夫子

告之皆篤實自得之事皎皎潔白也篤實自得專

注翼盧未人曰今之從政謂為大夫也今按今之從

如也上節已曰抑亦可為次矣不當又問其次已

非其次則不當重粘着字蒙引諸家俱謬斗筭之

人何足算也猶云若小器之人也不足論也外之之辭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

狷音絹○行道也狂者志極高而行去聲下同不掩狷者

知未及而守有餘輔潛庵曰狂者志極高直欲探取乎道然其行則不掩狷者守有餘

故能不為其所不為然其知則未至李岱雲曰本文進取有所不為單就他好處說正是他志極高守有餘處是夫子與他底正面朱子復補行不掩知未及者見其次于中行而不可不加激厲裁抑之功也

蓋聖人本欲得中道之人而教之然既不可得而徒

得謹厚之人則未必能自振拔而有為也盧未人曰有遠大之

志而能實踐有特立之節而知變通既非志過高而行不及亦非守過嚴而智不及是謂中道今按中道

不限定是實是學蔡虛齋曰世間自有一等謹厚寡過底人若可與也其實既無向上之志又無特立之

操故聖人既不得於中行則寧舍謹厚者而取狂狷也又按謹厚之人不是鄉原故朱子謂謹厚者雖是好又無益於事盧未人故不若得此狂狷之人猶可

因其志節狷者之節而激厲裁抑之以進於道非與

其終於此而已也吳蘇右曰如狂者則激勵之使行必副其志裁抑之使所志必定于

所為而不為虛狷者必激勵之使知必極其守裁抑之使守固必由于知明而不為濫蓋必進之于中道

而非與其終于狂狷已也今按厲勸通勸勉也裁節也抑止也激厲振起不及也裁抑裁成太過也蔡虛齋曰此與字與大文與

之之與不同又按與善也○孟子曰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次謂如琴張曾皙牧皮者

孔子之所謂狂也其志嚶嚶朱子曰志然曰古之人

論語子路

三十一

論語子路

論語子路

論語子路

論語子路

論語子路

論語子路

論語子路

論語子路

論語子路

論語子路

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以上皆說狂者朱
也言平考其行而子曰夷平也掩覆
不能覆其言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
士而與之是猶也是又其次也又次謂猶者按中

有優劣孟子之言可據
故朱子引之揚齋誤矣

譚梁生曰與者可與共學可與適道可與立未
必也強求之辭吳孫右說不是陳定宇曰進取進而
有為以取於善也吳孫右曰猶者則節守有餘知不
善之不可為而斷然有所不為也又按狂猶之指世
上之狂猶不是及門之士勉齋及盧未人說不必然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

恒胡登反夫音扶南人南國之人胡期僂曰孔子

人恒常久也張彥陵曰恒久不變之心朱子曰恒字
古作恆其說象隻船兩頭靠岸可見

徹頭巫所以交鬼神醫所以寄死生故雖賤役而尤
徹尾不可以無常巫為人祈禱而所以接鬼神醫為人療
不足而不可以為巫之事醫而無常則術業不精而
不可以為醫之事故雖賤役而尤不可以無常是以
南人云云交鬼神寄死生二句言其孔子稱其言而
寄之重也雖賤役言其事之末也稱潛庵曰

善之祭虛齋曰稱述也非褒稱之稱輔潛庵曰
稱其言而善之其所以警於人者深矣曰
註翼胡期僂曰此總是戒無恒者張彥陵曰上下相
承只是一意○引巫醫以為例即一事無成意

今按陳新安作兩截者不是李岱雲曰南人之言若
曰作巫醫者不可以無恒則是貼定巫醫說矣今曰
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則人當有恒意在先而下
特舉巫醫來說恐已不專指巫醫言矣虛齋說不必
從孫詒仲曰立心如一日謂之恒無恒者或作或
輟不能常久也蒙引以固有之善心為恒未當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

此易恒卦九三爻辭承進也

朱子曰承如奉承之承如人送羞辱與之也

註翼

上節善南人之言見人當有恒心此節引易見人之辭蔡虛齋曰辱之者眾莫知為誰承奉也自送與他不求而至也

子曰不占而已矣

復

扶又

加子曰以別

必列

易文也其義未詳揚氏曰

君子於易苟玩其占

平聲

則知無常之取羞矣其為無

常也蓋亦不占而已矣意亦略通

蔡虛齋曰言無恒則取羞在易有明

訓人惟不占而已矣苟玩其占亦何以至此吳孫右曰爻動則謂之占不玩其占者言不玩其爻詞陶謹之曰占即指爻詞胡桐原曰不占二字如揚氏說須增玩字故集註猶以為未詳

註翼

李岱雲曰按不占若作不待占決而可知說與而已矣語氣不合必作不玩其占講方與而已

矣之語氣相協亦與上引恒卦爻詞相通但亦不可認慈占此文詞倘不占得此詞將听其無恒之取羞乎只當作玩其義說故朱子謂只是不讀書之意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和者無乖戾之心

乖睽也戾違也

同者有阿比

反

之意

也此阿

○尹氏曰君子尚義故有不同小人尚利安

得而和

趙格庵曰尹氏之說是推原其所以不同不

輔潛庵曰義有可否故有不同利有爭奪安得而和中村氏曰尹氏同字是異同之同非阿比之義陸稼書曰此章論和同與晏子所論和同異大全馮氏是以晏子意來說不可兼用若尹氏註雖非正意而可相發明

註翼

朱子曰呂楊侯氏說皆祖晏子之意然晏子之言乃就事而言而此章之意則直指君子小人

之情狀而言似不可引以為證也中村氏曰和同就其心相合處說與周比就同變處說者不同呂晚村曰不同正所以圓足君子之和分開有正反面而內之只成一件非和之外另有箇不同亦非外和而內弊病和自是不同不同正是和處此而字直下意也然和自有和之義不同自有不同義此而字分辨意也陸稼書曰總之以理相合便是和以私相合便是同○存疑謂此與泰而不驕相似與周而不比稍異者非三章各樣蓋存疑看周比章差也孫詒仲曰唐虞之世一堂之上或有時而都俞或有時而吁咈總是同寅協恭心無乖戾和也非同也宋之王呂章蔡同惡相濟隨聲附和也非同也饒雙峰曰論語中說小人有數樣至於小人比而不周驕而不泰和而不同與夫窮斯濫長戚戚之類是指其心術全然不好底故每每把對君子反說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

惡之

好惡皆去聲○一鄉之人宜有公論矣

史文璣曰是說理宜

如此而子貢初焉發問之意已寓其中今按賢者謂之賢不賢者謂之不賢是之謂公論然其間

亦各以類自為好惡也

史文璣曰亦泛說在此引起下文之意以見未可謂鄉人

好惡皆是公論處而子貢二問之失夫子答之旨皆寓其中今按鄉人中有善者有不善者善者好善不善者不善者以類自為好惡也故善者好之而惡者不惡則必有苟合之行

者不惡則必有苟合之行

去聲史文璣曰方是正說子貢鄉人皆好之之意

所以明夫子前未可也之意以見皆好之惡如而未得為賢也今按苟合之行謂媚世取譽也惡者惡之而善者不好則必其無可好之實

史文璣曰子貢鄉人皆惡之之意所以明夫子後未可也之意以見皆惡之未得為賢也集註是只詳解二節意

欲人推前二說以見後二句之指吳只補二端意

胡斐才曰兩其字指其人

註異 以胡期僂曰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其人可

其為賢也子曰一鄉必未皆善人也安知非同流合

污者乎未可遽以為賢也子貢又問曰鄉人皆惡之

何如其人可為賢乎蓋疑其所為之善異于流俗

詭世戾俗者乎未可信以為賢也○不如對皆好皆

惡說其指鄉人玉觀濤曰善者好其同己不善者惡

其異己合觀之則此一人有善無惡可知胡斐才曰

四之字只指一箇人李氏曰賢為善者所好為不善

者所惡自是常理至君子有惡君子之時小人有好

此之說竟與本旨相拗大謬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

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易去聲說音悅○器之謂隨其材器而使之也謂人

之所君子之心公而怨曰公故難說怨故易事吳蘇右

人說也○林次崖曰道不見欲若悅之不以其道必拒而

不悅也○林次崖曰道不見欲若悅之不以其道必拒而

見公怨私刻即于事說難易處小人之心私而刻故

雖不以道故難事亦忻然而悅也林次崖曰刻則於人必

求備故天理公人欲刻之間每相反而已矣

註異 吳蘇右曰兩段各首句是冒各下四句正詳之

易悅而君子則又難悅孫詒仲曰事是人來事則且乎

說也亦是人來說君子今按不以道不說也雖不以道

道如以兩說字是自說胡期僂曰事奔走奉事說不以

論語子路

求備以全才，責備于一人。李氏曰：按事悅道理隨在，都無不必單貼在相臣身上，但亦無大妨碍。其說起于馮厚齋，為並存之。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君子循理故安舒而不矜肆。胡桐原曰：循理者泰之容，自在無倉皇之態。舒者寬舒自得，無急迫之小人態。矜者安自高大，肆者放恣是溢乎禮法之外。小人逞欲故反是。胡桐原曰：逞欲者驕之根。

註異

吳蘇右曰：泰驕在氣象上，看迹相似而定不同。故夫子辨之，其所以不同者，根心之循理逞欲。來陸稼書曰：驕泰皆有充然自得之意，說叢曰：泰從道德生，驕從勢利出。李氏曰：時解有謂泰是無心驕，是有意做作，亦不然。小人有逞欲以為之根，則自然流露，出矜肆氣象，必謂其有意做作，而非小人成熱時也。陳定宇曰：此以泰與驕對言，則泰者驕之反，大學以泰與驕合言，則泰亦驕之類，各隨其旨觀之，可也。

也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程子曰：木者質樸。

盧未人曰：質樸，訥者遲鈍。盧未人曰：遲鈍，無文就容貌講，訥者遲鈍。

不辨就言語講，蒙引以訥不專是言，不四者質資之。如言貌對看為是，今按李氏說不是。

近乎仁者也。楊氏曰：剛毅則不屈於物欲，木訥則不至

於外馳，故近仁。黃勉齋曰：剛強勁毅，堅忍。王氏曰：木

而有其德，仁也。剛毅則不屈於私欲，於無私欲而有其德為近，心存而不放，仁也。木訥則不至外馳於心

存而不放，為近。

註異

朱子曰：近仁之說，原聖人之意，非是教人於此體仁，乃是言如此之人於求仁為近耳。胡雲峰曰：加以學力，則不止於此矣。佐案曰：剛毅淺淺看，與上論剛毅字不同。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矣子曰切切惺惺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惺惺兄弟怡怡

胡氏曰切切惺到也惺誠也惺惺詳勉也胡斐才曰詳是諄復

不厭勉是叮寧勸慰係詒仲曰或問以切切為教告

切以情意言惺惺怡怡和悅也發乎情意行乎言語

和氣皆子路所不足故告之盧未人曰子路粗率故

不足夫子以所短者告又恐其混於所施則兄弟有

賊恩之禍朋友有善柔之損故又別必列而言之子

無所取裁故夫子又恐其混雜於所施則當怡怡處

而切惺兄弟有賊恩之禍當切惺處而怡怡朋友有

善柔之損故又分別而言之

註翼

樂天齋翼註曰可謂士矣講者例以剛柔不偏

涵養勝不徒以氣質勝故可謂士呂晚村曰看其中

德性之尊禮樂之文克治涵養之功積中發外之效

無不具足吳恭右曰如字管上三件中村氏曰古人

總服以上之親亦總謂之兄弟不止同胞今按此特

以子路所不足告之或謂不足盡士者當岱雲說誤

又按責善朋友之道也兄弟不當切惺也友善柔損

矣朋友不當怡怡也非以所重言盧未人說非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教民者教之以孝弟忠信之行去聲務農講武之法

蔡虛齋曰教之孝弟忠信者使之知有君親之義教

之務農者使之無饑寒俯仰之累教之講武者使之

熟於金鼓即就也戎兵也胡期僊曰兼民知親其上

死其長上聲故可以即戎蔡虛齋曰夫孝弟忠信之行

四書精義 卷十一 論語 子路

也兼本末而教則民知親其上死其長可以即戎矣
 或曰親上死長似只承孝弟忠信意非也若不使之
 深耕易耨則壯者何由得以暇日偷其孝弟忠信且
 無德上之心而有救死不贍之患矣何以能親上死
 長若不教之以講武則民之耳目不習於金鼓車旗
 身不習於甲冑手足不習於弓矢于戈坐作馳騁之
 節見敵未動而先潰鼓聲一聞而膽破
 亦安能親上死長耶故兼言之為是
 ○程子曰七
 年云者聖人度待浴其時可矣盧未人曰曰七年者
 時勢所至必七年而后可也今按言既度善人力量又度
 聖人度必七年而后可也故云爾 如云春月三年
 百年一世共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孟子離婁篇之類皆
 當思其作為如何乃有益葉平巖曰要必究其規模
 益此致知之法也

註翼陸稼書曰善人教民七年而後可即戎善人教
民七年而僅可即戎二意兼用方見兵之不易

言若王者不待七年此是餘意不是正意胡斐才曰
 教民非僅為即戎計教之深而效可兼及耳亦可以
 三字宜玩呂晚村曰若說善人意中先有即戎意在
 即是勾踐之生聚教訓吳起之吮癰舐痔皆殘忍之
 所為若說善人全無即戎意則又徐偃宋
 襄之致亡也兩邊打破方見亦可道理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以用也言用不教之民以戰必有敗亡之禍是棄其
 民也胡期僊曰若平日不教其民而遽以之戰則不
 死亡是棄
 之而已
 註翼盧未人曰此章教民即上章之教胡期僊曰棄
 是致民于死之指民陳定宇曰此章與上章未
 必一時之言記者以類相從
 乃承上章之意而反言之也

憲問第十四

胡氏曰此篇疑原憲所記趙格庵曰首篇曰憲問
恥不書姓而直書名其
為自記之證一也如原思為之宰亦以字稱而此
書名其為自記之證二也下章問克伐怨欲不行
不列起端而聯書之九四十七章
其為自記之證三也

憲問耻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耻也

憲原思名穀祿也邦有道不能有為邦無道不能獨
善而但知食祿皆可耻也孟子曰古之人得志澤加
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
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有道不能有為則得
志無澤加於民之業無道不能獨善則不得志無修
身之事故憲之狷介其於邦無道穀之可耻固知之
矣至於邦有道穀之可耻則未必知也故夫子因其
問而并言之以廣其志使知所以自勉而進於有為

也饒雙峰曰狷是有執守介是有分辨今按若只知
無道穀為可耻而不知有道穀又為可耻則其志
狹矣故並言
之以廣其志

註翼胡期僊曰問耻問何事最可羞耻朱子曰原憲
其貧守道其志卓然能有不為者也其為此問
固知邦無道而枉道得祿之為耻
矣特欲質諸夫子以言其志耳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

此亦原憲以其所能而問也亦字承克好勝吳孫
好勝而有伐自矜吳孫右曰矜夸怨忿恨吳孫右曰
上人之心伐自矜而有自滿之念怨忿恨怨恨不平
蔡虛齋曰輔氏註云忿見於外恨藏於中者非也忿
字從心且懲忿及一朝之忿豈皆是見於外者耶林
次崖曰忿一時就過恨常藏在心欲貪欲吳孫右曰
即忿之留也今按李氏說不可從欲貪欲貪求無厭
輔潛庵曰欲有公私
貪欲則欲之私也

註翼 金仁山曰章首無起語蓋冒上文憲問字一時
並記二問盧未人曰原憲以制私為仁是以己
所能來問但不直說自己如子貢貧富之問一般夫
子答之亦不說他只據理而言暗寓勉進之意○克
伐怨欲俱以心言○不行謂已發於心以力制之使
不行出來陸稼書曰蓋這四件病痛不同總是氣質
用事總叫為己胡期僊曰私欲既過天理自存意其
可以為仁矣吳孫右曰是信其仁故不曰乎而曰矣

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有是四者而能制之使不得行可謂難矣
胡期僊曰制伏使不
得行于外蔡晉江曰不行而謂之難者蓋克伐怨欲
之私藏於杳然冥然之中而發於卒然忽然之際最
難制也今能止之而使不行是其用力之艱蓋
有甚於激湍之隄坊奔馬之駕馭者故曰難
仁則
天理渾然自無四者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之也
則仁
四者絕無不行尚有四者在心但制之使
不行耳不足以言仁故曰仁則吾不知也
○程子曰

人而無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制其情使
 不行斯亦難能也謂之仁則未也此聖人開示之深
 惜乎憲之不能再問也
此處孔子著意開示如此蓋
當不得不再問也
或曰四者不行固不得為仁矣然亦豈非
所謂克己之事求仁之方乎曰克去
下同
己私以復
乎禮則私欲不留而天理之本然者得矣若但制而
不行則是未有拔去病根之意而容其潛藏隱伏於
胸中也豈克己求仁之謂哉學者察於二者之間則
其所以求仁之功效益親切而無滲
所禁反
漏矣
朱子
己者一似家中捉出箇賊打殺了便沒事若有克伐
怨欲而但禁制之使不發出來猶關閉所謂賊者在

家中只是不放出去外頭作過畢竟窩藏呂晚村曰
不行只是不盡克盡則勉強亦仁所爭在留根與不
留根耳饒雙峰曰拔去病根有兩說一是積漸消磨
一是勇猛決去今按程子四箴所云制於外亦是拔
去病根之意孫詒仲之說誤
又按察察著也非察識也

註翼 輔潛庵曰憲兩問夫子答之皆是因其所已能
而進之以其所未能吳孫右曰吾不知句須講
得含蓄若太明白便是不得為仁了○常人之情一
有克伐怨欲之心萌于中則必行之于外而不能以
自制今能制之使不得行非有定守者不
能可以為難矣若遂謂之仁則吾不知也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

居謂意所適安處也 便利也盧未人曰小之聲色飲食
於此者皆謂之居不專謂宮室史文璣曰凡改過不
速遷善不決聞義不徙以至去就取舍之間有貪戀
顧惜之意者皆
懷居之所為也

註翼

胡期僊曰士學者之稱懷心留戀而不能舍意
○上言溺于欲下句即承言名之不稱也蔡虛
齋曰所貴于士者以其但知惟義所在而無係於情
欲也今也士而懷居則不求義之安而徇情之安矣
何足為士不必又推一重言趨利背義將無不為方
為不足為士○既謂之士便當有異於常人處而乃
懷居是亦常人何足為士李岱雲曰懷居只指因
其已有而戀之非因其未有而思之也今註不但曰
意所便安而曰意所便安處蓋身所現
在之處有可便安則繫戀而不能舍也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

行孫並去聲○危高峻也 峻高也人之言行合宜而
可尊信之謂非矯激也

孫卑順也 順不逆也孫以出 尹氏曰君子之持身不
之謂非阿諛也

可變也至於言則有時而不敢盡以避禍也然則為
國者使士言孫豈不殆哉 輔潛庵曰行以持身則終
無可變之理言以應物則終

或有滿遜之時今按然則以下是餘論

註翼

孫詒仲曰此章是泛說居官不居官皆在內李氏曰君子言行當下自是高峻非自他人視之纔高峻聖人未嘗多此一層作比對故南軒說未是但謂君子非有心要高峻則可吳氏曰言孫者如夫子之對陽貨

王孫賈云爾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有德者和順積中英華發外

八字出樂記蔡虛齋曰言和順之德積諸其心

而和順之英華自達於外必能言也○天下之義理皆和順有德者是得乎義理者也故曰和順積中○英華者是草木生意積滿之所發達者也故借以言花之未吐者為英已開者為華能言者或便平佞口給而已仁者心無私累見義必為勇者或

血氣之強而已

胡桐原曰或字言之所以見其不

使佞口給而已勇者或止一時○尹氏曰有德者必

有言徒能言者未必有德也仁者志必勇志能帥氣徒能

勇者未必有仁也孫詒仲曰尹氏下二徒字深得夫

註翼李岱雲曰按夫子只言內外本末之理如此何嘗曰觀人者當以是而觀也並修己尚是題後

勉勵語何處著得用人一字自虛齋開其弊後遂有單在國家用人立論者謬而益謬也呂晚村謂括為學觀人兩意而為學是急愚意本文急扯為學亦屬多事且要在必有不必有之理看得通透即問仁與德如何分鏡雙峰曰隨所得淺深皆可以為德仁則德之全也今按言文辭斐然成章可聽之謂勇氣壯而敢為上下一樣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禹盪舟俱不得其死然

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适古活反羿音詣稷五報反盪土浪反○南宮适即

南容也羿有窮之君善射滅夏后相去聲而篡位邢氏

居窮石之地故以窮為國號以有配其臣寒浞反

又殺羿而代之稷春秋傳左傳襄公四年作澆五帛浞之子

也力能陸地行舟後為夏后少去聲康夏后所誅禹平

水土墜稷播種身親稼穡之事蔡虛齋曰播種分布而種之也今按身字

兼禹受舜禪禪位也而有天下稷之後至周武王

亦有天下适之意蓋以羿稷比當世之有權力者而

以禹稷比孔子也故孔子不答

樂天齋翼註曰善射以盪舟是有力然羿以

善射之力而篡夏自立稷以盪舟之力而滅斟灌斟

尋殺夏后相又是有權故註兼言權力李氏曰當時

有權力集註亦是概說並無單指魯三家之意中村

氏曰适憤權力之得志傷聖人之失位故借事為言

亦見他謹言處今按以躬稼之勞比周流之勞蔡虛

齋曰夫以羿稷比當世之有權力者夫子已難於言

於言矣故孔子不答然适之言如此可謂君子之人

而有尚德之心矣不可以不與故俟其出而贊美之

輔潛庵曰於此可見聖人處事之密而取善之周

註翼 皇氏曰盪推也邢氏曰然猶焉也陳定宇曰君

尚力也故許以君子林次崖曰君子以人言尚德不

心言胡期僂曰二若人俱指适盧未人曰當時三家

專魯田恒篡齊六卿分晉皆老死牖下而夫子周流

戮辱尊崇王祀萬世遺榮則亦終不誣矣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夫音扶○謝氏曰君子志於仁矣然毫忽之間心不

在焉則未免為不仁也

十絲曰毫一蠶為一忽故借作斯須之義

詰異

吳氏曰勉君子而懲小人也胡期僂曰有矣夫言或

問甚明蒙引謂不要依謝氏主心悞矣○所謂仁者此心純乎天理無纖毫私欲也若小人之所謂仁者能有純乎天理無纖毫私欲之一時乎故曰未有小人而仁者也人多疑人雖不仁豈無天理發見之時遂謂小人之心中亦有天理偶見不可謂仁必其發見所以為不仁不知止天理偶見不可謂仁必其發見無純乎天理無少私欲方是仁小人本心之發見斷而仁時但暫而不能久為不仁也如日月至者方可謂其仁暫而不能久也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蘇氏曰愛而勿勞禽犢之愛也忠而勿誨婦寺音時之

忠也愛而知勞之則其為愛也深矣忠而知誨之則

其為忠也大矣愛而勿勞則止于姑息禽犢之愛而非真愛也忠而勿誨則止于承順婦

寺之忠而非真忠也愛之知勞之則是其為愛也深矣可謂真愛矣忠而知誨之則其為忠也大矣可謂真忠矣夫子見多忠愛而不知勞誨者故言不能已之至情以示不可不勞誨也胡期僂曰勞責其子希聖希賢誨引導其君為堯為舜今按禽犢之愛若老牛舐犢之愛是朱子曰寺人內小臣

註異

蔡虛齋曰忠愛以心言勞誨以事言○味二箇

之能勿勞乎言其勞之也必矣胡期僂曰能勿寧不也顧麟士曰大全及虛齋說愛之忠焉本不專指父君然從衆可也

○子曰為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

裨婢之反諶時林反○裨諶以下四人皆鄭大夫草

略也創造也謂造為草藁也文草曰藁文未脩治也蔡虛齋曰草創起草也

世叔游吉也春秋傳左傳襄公三十一年作子太叔金仁山曰古語世字

與太字通用如太吳孫右曰討尋究也其故以求其合論講議

也吳孫右曰論講行人掌使去聲之官子羽公孫揮也

脩飾謂增損之李氏曰脩只是去其煩飾只是益其簡使之長短得宜之意若以飾為文

飾則不消東里地名子產所居也潤色謂加以文采

也林次崖曰只是易其句讀更其字面化其陳而使

觀矣可鄭國之為辭命辭命應對隣國之辭所以必講信修睦解紛息爭者

更平聲此四賢之手而成詳審精密各盡所長吳孫右曰

裨諶素善造謀故任以草創世叔熟于典故故任以

討論子羽善于詞令而能約其中故任以脩飾子產

當國凡事皆受其成且博學是以應對諸侯鮮有

治聞以文學稱故任以潤色

敗事孔子言此蓋善之也

註翼吳孫右曰為命提起四之字皆指辭命陸稼書曰此章即鄭之為命以見事之貴詳審而又見

能得人能用入之效群賢之和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

子產之政不專於寬然其心則一以愛人為主故孔

子以為惠人蓋舉其重而言也胡氏曰子產為政黜

汰侈崇恭儉作封漁

鑄刑書惜幣爭承皆以豐財足國禁奸保
民其用法雖深為政雖嚴而卒歸於愛
註翼 吳蘇右曰惠人不作愛民字看蓋惠愛其民之
也才不勝德者其次也德不勝才者又其次也才與
德兩無取焉斯為下矣此章關紐如此盧未人曰夫
子於子產取其心於管仲取其功
於子西則外之便是春秋斷案

問子西曰彼哉彼哉

子西楚公子申能遜楚國立昭王而改紀其政亦賢
大夫也 子西平王之長庶子昭王平王太子名壬平
王太子壬弱令尹子常欲立子西子西不
可乃立昭王事見左傳昭公二
十六年紀理也改紀更張也 然不能革其僭王之
號昭王欲用孔子又沮在呂 止之其後卒召白公以
致禍亂則其為人可知矣 李岱雲曰不能革僭王之
號見他太綱便錯了沮昭

王用孔子則又殺賢此皆心術不正處其後卒召白
公以致亂則功不足以償其罪矣是他本末皆無可
觀陳定宇曰夫子非以私外之集註提此見其不知
人不能為國進大才耳金仁山曰哀十六年傳曰楚
太子建遇讒在鄭鄭人殺之其子勝在吳子西欲召
之葉公以為不可子西召之使為白公請伐鄭許之
未起師管人伐鄭楚救之白公遂作亂殺子西而劫
惠王葉公與國人攻白公國寧此事在孔子卒之後
故集註曰其後又曰其言可知彼哉者外之之詞上
蓋引其終以證夫子之言也 彼哉者外之之詞上
玉曰猶云他處他處吾不知道也胡期
僂曰外之而不數其失不揚人之惡也

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怨言

人也猶言此人也 朱子曰猶詩所謂伊伯氏齊大夫
駢邑地名齒年也蓋桓公奪伯氏之邑以與管仲伯
氏自知己罪而心服管仲之功故窮約以終身而無

怨言

李岱雲曰觀本文奪伯氏駢邑三百緊接人也說下未有桓公字則知註云蓋桓公奪伯氏之

邑以與管仲蓋字是推原之詞語類謂管仲奪伯氏

侯於廖立李平之事亦可見矣張彥陵曰伯氏之奪

自桓公但致其奪者仲也怨宜歸仲仲却功足以服

人故伯氏無怨勿苟卿尼篇仲所謂與之書社三百

說到伯氏安貧上

見序說而富人莫之敢拒者即此事也與書社奪伯

謂駢邑之富民非拒捍之事也揚註訓敵不可從○或

問管仲子產孰優曰管仲之德不勝其才子產之才

不勝其德然於聖人之學則繫乎其未有聞也

然之謂莊子天下篇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雖

然繫乎皆嘗有聞者也新安虛齋說恐誤

註翼孫論仲曰觀本文語意似是仲奪伯氏邑荀卿

云與之書社三百則是桓公奪伯氏邑以與仲

然桓公以伯氏邑與仲便是仲奪伯氏邑也林次崖

曰三百是三百戶當依厚齋及蒙引說皇氏曰飯猶

食也疏猶麤也及終也李岱雲曰舉三百以見富之

難忘舉飯疏食以見極於窮約舉及齒以該至終身

而總歸到無怨以見仲之功足服人處盧未人曰夫

子不言其功但言人心之服管仲則仲之功自見孫

詒仲曰饒雙峰云此篇凡說管仲夫子每護之或云

後先論定管仲功過不相掩猶權衡然揚之而已護

則涉私愚按或說是且饒氏謂孔孟皆是救時故一

護一抑殊未當夫子原未嘗深予管仲其稱仲者功

過不相掩功可取則取之爾器小之論斷盡管仲一

轍孟子功烈卑之說皆本於夫子尊王黜伯孔孟一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易去聲○處上聲貧難處富易人之常情然人當勉

其難而不可忽其易也貧逆境也于事勢困苦于人

情不堪於此能安于義命畧

無怨對不平之意非有得于道者不能故為難也富
 順境也于事勢快樂于人情便安於此能以義理自
 守曾無驕矜之意在稍知斂束不矜于外物者皆能
 之故為易也中村氏曰人當勉其難二句是言外意
 註翼陸稼書曰要看是何等樣怨若世俗貧富相形
 巷無簡編此真賢者所難泰然呂晚村曰無怨中境
 界正不一有天性活淡之無怨有血氣激烈之無怨
 有學者刻厲之無怨有聖賢樂天安命之無怨今按
 此說謂大文無怨是刻厲之無怨也岱雲誤看李岱
 雲曰無怨無驕在人心裏說摘訓曰難易乃常人之
 難易非君子之難易也陸稼書曰摘訓之言固是然
 常人亦不是流俗人亦是用工夫的人丘月林曰難
 易端就人情說却從事勢上來不可把事勢人情平
 看孫詒仲曰以人情言學問在其中矣此定說也
 朱子曰貧而無怨不及貧而樂者又勝似無諂者

○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
 公綽魯大夫趙魏晉卿之家大夫老家臣之長上大

家勢重而無諸侯之事家老望尊而無官守之責盧
 人曰趙魏大家無諸侯徵求之事其勢重家臣之長
 無有司官守之責其望尊此惟守靜持重者亦足養
 重而鎮俗公綽廉靜寡欲人也故為之優有餘也滕
 則優中村氏曰望尊乃位望非德望也

薛二國名大夫任國政者滕薛國小政繁大夫位高
 責重盧未人曰滕薛國小嘗有大國之擾其政繁大
 足為理繁治劇者不能公綽短於才故不然則公綽
 可為今按國小故事繁丹陽說不可從

蓋廉靜寡欲而短於才者也陳定宇曰廉則不貪欲
 其廉靜寡欲所以優為趙魏老惟○楊氏曰知之弗
 其短於才所以不可為滕薛大夫陳定宇曰用違其才
 豫枉其才而用之則為棄人矣之所長而納之於其
 所短是之謂枉今按使其此君子所以患不知人也
 才不為用故曰棄人也

言此則孔子之用人可知矣

註翼李岱雲曰按集註與大全諸說本只就公綽身上見其所長在此所短在彼亦以見家老之所

宜在此大夫之所宜不在此也未曾嘗主惜公綽之長

非所任既魯之任非所長意惟饒雙峰有公綽為魯

大夫不稱職之說當日魯大夫之不稱職者想亦不

乏夫子何獨於一廉靜寡欲之公綽而惜之夫抵時

解本饒說而衍之世人愛新奇故久而不廢愚謂只

就公綽身上立論自覺該廣者聖人之本意也須從

老字大夫字追取廉靜寡欲而短於才本分而用人

當各取所長自見矣今按小國之大夫難做所以公

綽不可為或說是觀白文滕薛二字及集註國小政

繁四字可見矣孫詒仲謂不可為大國大夫刻矣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

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

知去聲○成人猶言全人吳蘇右曰言人道武仲魯

大夫名訖反下沒莊子魯卞邑大夫言兼此四子之長

則知足以窮理廉足以養心勇足以力行藝足以泛

應而又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使德成於內而文見旬形

反乎外則材全德備渾上聲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中

正和樂音洛粹然無復扶又偏倚駁雜之蔽而其為人

也亦成矣言已有致知力行之資以為致知力行之

德不備渾然不但知廉勇藝粹然無復邪穢渣滓而

其為人也成矣諸家多誤不可從又按藝多才能非

六藝慶源說誤陸稼書曰禮樂俱兼本末說內盡其

中和之實外極其度數聲容之美氣稟學問中有疵

類處則以此消融之氣稟學問中有得力處則以此

泊養之蔡虛齋曰文見乎外文字不可與文以禮樂

之文字同看彼文字當節字和字此文當死字看

然亦從彼而生也又按在中為德見於外為文不止

四者和樂從容和順之謂偏倚駁雜就氣稟之疵然言中正無偏倚由禮上來和樂無駁雜由樂上來然亦之為言非其至者蓋就子路之所可及而語御之也若論其至則非聖人之盡人道不足以語此陳定此就亦字上推夫子言外之意林次崖曰到此地位雖未至於踐形盡性亦幾於踐形盡性矣故曰亦可以為成人今按語此之語字猶曰謂也

註翼

周聘侯曰本意只重知廉勇藝四子祇是舉來作樣胡斐才曰若字是舉似之辭胡期僊曰文

加飾意即節之和之仇滄柱曰在四子是生成之質若學者欲兼此知廉勇藝自有工夫在全靠不得資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

復扶又加曰字者既答而復言也授命言不愛其

生持以與人也愛惜也胡期僊曰與命于久要舊約

是舊時也平生平日也有是忠信之實則雖其才知

去禮樂有所未備亦可以為成人之次也林次崖曰

為善也見利思義見危授命皆寔心為善也久要不

忘平生之言忠信尤明白孫詒仲曰饒氏分授命為

忠久要為信非是當從存疑說吳蓀右曰惟能見利

思義而臨財無苟得見危授命而臨難無苟免與人

久要不忘平生之言終始而本不變有是忠信之實雖

其才智禮樂有所未備而大本不虧視世之趨利避

害而有言不踐者大有間也亦可為成人之次矣

○程子曰知如之明知信之篤仁行之果勇天下之

達德也若孔子所謂成人亦不出此三者武仲知也

公綽仁也卞莊子勇也冉求藝也須是合此四人之能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然而論其大成則不止於此若今之成人有忠信而不及於禮樂則又其次者也孫詒仲曰程子所云行之果以三達德言只是說勇蒙引以勇與藝為行之果非也○中庸三達德及夫子所云知者仁者勇者乃粹然無疵者若三子之行以達德分之各有所屬亦是知仁勇之事故程子云然非直以武仲為知公綽為仁莊子為勇也三子之知廉勇未免有病故須文之以禮樂若是不惑不憂不懼之知又曰臧武仲之知非正也若文之以禮樂則無不正矣輔潛庵曰此亦舉例其又曰語成人之名非聖人孰能之孟子曰盡心餘耳又曰語成人之名非聖人孰能之孟子曰盡心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朱子曰踐如踐言之踐○本有是物而人能修其實以副

如此方可以稱成人之名發明大文下胡氏曰今之成人以下乃子路之言蓋不復聞斯行之之勇而有終身誦之之固矣未詳是否謂安於己能也未詳是否四字朱子語註翼鄧維千曰若居今之世其可以成人自見者亦何必踐平生之言即久要今按張彥陵沈無回忘不可從虛未人曰上節亦可為成人對聖人言說下節亦可為成人對上節言孫詒仲曰次節亦可為成人蒙引內有一說云對異類言謬甚當以對上節言之○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

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拔也吳伯章曰拔皮八反俗氏曰近本集編纂疏通纂箋本枝誤即公叔發吳宋本及國朝錢氏大昕養新錄所引四書輯釋本公

明姓賈名亦衛人文子為人其詳不可知然必廉靜之士故當時以三者稱之李岱雲曰按雖過實之名以為廉靜之士陳定宇曰不言笑見其靜不取見其廉

註異胡斐才曰人之言笑取如何絕得聖人非不知而問只因有此近情之譽故欲拔其實耳胡期僂曰信乎本人言來夫子指文子尊稱有位者詞陸稼書曰大抵文子是寡言寡笑寡取之人註所謂廉靜之士是也時人及賈之言俱過其實盧未人曰時人所稱却是人情所難故不信而問之也今按此說是稼書說未是又按不言言當言而默之謂非謂全不言語也

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

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厭者苦其多而惡去聲之之辭事適其可則人不厭而不覺其有是矣是以稱之或過而以為不言不笑不取也以上就公明賈語意而解之胡斐才曰是字指言笑取惟其言合節拍所以言出而人不厭之

雖言而亦若不言也下二句做此朱子曰這不厭字意正如孟子所謂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民猶以為小相似又按過越也然此言也非禮義充溢於中得時措之宜者不能文子雖賢疑未及此但君子與人為善不欲正言其非也故曰其然微疑豈其然乎深疑

蓋疑之也陳定宇謂微疑深疑確之蒙引諸家說俱不可從

註翼 胡期僂曰然指時言樂笑義取豈其然豈他便能如此乎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要平聲○防地名武仲所封邑也要有挾而求也懷

也謂示以不得不從之勢而求也武仲得罪奔邾自邾如防使請立

後而避邑以示若不得請則將據邑以叛是要君也

事見左傳襄公二十三年盧未人曰從則避邑以去否則據邑以叛以恐嚇君示以不得不從故曰要

○范氏曰要君者無上考經語朱克升曰君者臣之所稟令者也而敢於要脅之

是無其罪之大者也武仲之邑受之於君得罪出奔

則立後在君非己所得專也而據邑以請由其好知

並去聲而不好學也楊氏曰武仲卑辭請後其跡非要

君者而意實要之夫子之言亦春秋誅意之法也林

崖曰楊氏誅意之說亦是為他據邑以請其詞若順其意是有所挾當時之人都未見得他意思故夫子

闡之亦誅意之法也孫詒仲曰蒙引謂武仲明是要君非誅意說雖有見却未是存疑說好

註翼 李岱雲曰此夫子誅武仲無君之心首句是

是假設之辭此處雖曰是坐實之論○惟以為要季氏者是教他來告之辭瞞過了只道不要君故聖人

說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蔡虛齋曰此以字與公山弗擾以費畔之以字同胡期僂曰以挾據意孔氏曰

為後立後也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譎古宓反○晉文公名重平耳齊桓公名小白譎詭

也藏頭沒尾而踪二公皆諸侯盟主攘夷狄以尊周

室者也攘除也雖其以力假仁心皆不正然桓公伐

楚仗義執言不由詭道猶為彼善於此伯仗憑倚也吳

卦利執言程傳曰春辭也輔潛庵曰桓公責楚以包

茅不貢及昭王不復二事進次而不戰既服而與之

盟是仗義執言文公則伐衛以致楚而陰謀以取勝

不由詭道也其譎甚矣輔潛庵曰文公始則伐曹衛以致楚師之

致楚而陰謀二君他事亦多類此陳定宇曰上引二

二事以推其餘盧未人曰如于溫之會以臣召君崔

泉之盟以下陵上皆文之譎之類葵丘之盟明王者

大法皆桓之正之類故夫子言此以發其隱吳蔣

正譎人不知處即是虛未人曰

是發行事之隱非心術之隱

註翼李岱雲曰霸自齊桓始今却先說晉文後說齊

於桓而桓霸尚未大遠於王處不但于桓有傷世變

意在孫詒仲曰蒙引以心術言存疑以行事言存疑

是今按註云心皆不正兩舉伐楚之事

又云二君他事亦多類此其意可見矣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

乎

糾居黜反召音邵○按春秋傳齊襄公僖公無道鮑

叔牙奉公子小白僖公奔莒音及無知僖公夷仲年子弒

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小白奔魯魯人納之未

克魯已立遂與戰魯兵大敗而小白入是為桓公使

魯殺子糾而請管召召忽死之管仲請囚也拘執鮑叔

牙言於桓公以為相去聲金仁山曰事在左傳莊子

路疑管仲忘君事讐忍心害理不得為仁也輔潛庵曰忘君

謂不顧子糾之死事讐謂為桓公之相忍心謂心所當為而忍之使不為害理謂理所當然而弗之使不

然忘君事讐即忍心害理之事也

註翼 盧未人曰子路此問隱然是召忽而薄管仲夫

未得為仁人俱以心之理言如其仁與註有仁之功俱以愛之施言胡期僊曰曰當謂字看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九春秋傳作糾左傳僖公二十六年喜犒師之詞督率也古字通用

不以兵車言不假威力也蔡虛齋曰蓋以其能昭大信於天下而諸侯自率從

也如其仁言誰如其仁者胡期僊曰其指管仲蔡虛齋曰不依蔡氏以召忽來

此只泛說為正意盧未人又再言以深許之蓋管仲

雖未得為仁人而其利澤及人則有仁之功矣利澤

謂存仁繼絕諸夏又安也

註翼 問南軒解子路子貢問管仲疑其未仁非仁故

之異此說如何朱子良久曰此說却當吳蘇右曰桓

公九合諸侯攘夷狄尊周室胡期僊曰合是集以是

用力輔相之功周聘侯曰九合諸侯使列國不受荆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

之

與平聲相去聲○子貢意不死猶可相之則已甚矣

輔潛庵曰子路勇者也故有取於召忽之死而以管仲之不死為未仁子貢知者也故以管仲之不死為猶可死故以其相桓為己甚而非仁李岱雲曰按惟其可不死故可又相此管仲所以自處有地也故知子貢深非又相亦只是不知仲之不可不死耳

註翼 子路以仲不死為未仁夫子之答只舉仁之功而不可不必死之意自見子貢以又相為非仁夫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被皮寄反衽而審反○霸與伯同長聲也為諸侯匡正也胡期僊曰是正尊周室攘夷狄皆所以正天下

也微無也衽衣衿也朱子曰衿領也今被髮左衽夷狄之俗也俗習

註翼 蔡虛齋曰不以上節為答又相之下節為答不能死今按此說可從孫詒仲非之誤又按亦舉

仲之有仁之功吳孫右曰霸諸侯是為諸侯之長會盟征伐俱聽他命令皇氏曰一匡天下故天下一切皆正也胡期僊曰盡正意李岱雲曰民到於今以下又推其極而言之不是當時後世對說皇氏曰賜猶恩惠也盧未人曰尊周室以正君臣之分攘夷狄以正華夷之分是謂一匡至今人皆知臣之不可無君夷之不可謀夏總是受管仲之賜被髮句不單承攘夷言當時若無管仲一匡之功則天下已無君臣華夷名分就與夷狄一般此見管仲利澤甚大皇氏曰被髮不結也左衽衣前從右來向左也又按吾字夫子自言而包華夏在其內也

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諒小信也

盧未人曰只是經

蓋計反也

莫之知人

絞死也

不知也後漢書

應劭引此文

莫字上有人字

○程子

曰桓公兄也子糾弟也

嘗謂桓公殺兄以爭國而其言固出於薄昭之前矣

蓋未可以此證其必然但以公穀春秋所書之文為

據而參以此章

仲私於所事

指子糾輔之以爭國非義

也桓公殺之

子糾雖過而糾之死實當

去聲言在桓

公則雖與已

爭國其弟也殺之固過矣在子糾則仲始與之同謀

與兄爭國其罪大矣其死固其所也

遂與之同死可也

既已與之同謀事敗不可也

知輔之爭為

不義將自免以圖後功亦可也

亦無不

故聖人不責其死而稱其功若使桓弟而糾

可也

兄管仲所輔者正桓奪其國而殺之則管仲之與桓

不可同世之讐也若計其後功而與其事桓聖人之

言無乃害義之甚

啓萬世反覆不忠之亂乎

猶言聖人之言

豈有啓萬世反覆不忠之亂者乎桓兄而糾弟也確

乎無疑矣又按桓兄糾弟程子直以此章之義斷之

非以薄昭之言為

如唐之王珪魏徵不死建成

祖唐高

子之難

去聲而從太宗

何足贖哉

建成為皇太子珪遷中允徵為洗馬太子

射建成殺之秦王世民有隙世民伏兵於玄武門

位王魏共仕之有功

愚謂管仲有功而無罪故聖人

獨稱其功王魏先有罪

不黨從

而後有功

致太平則

不以相掩可也

中村氏曰相掩謂以功贖罪以罪沒

功也今按此句單承王魏陸稼書李

論語憲問

五十五

四書輯疏

岱雲似誤看

註翼 蔡虛齋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承上文云

仲之不死其功之在天下後世者若此豈若匹

夫匹婦之自經於溝瀆而卒莫之知者乎盧未人曰

未節只承上節而反言之言仲之有功豈若徒死之

無聞也呂晚村曰下箇豈若字謂其不死又過于死

也吳孫右曰本節不指召忽言孫詒仲曰經於溝瀆

為召忽事則本文只當云匹夫不當云匹婦矣今按

或問是未定說不可從岱雲說誤胡期僊曰匹夫匹

婦猶言一夫一婦之無識見者皇氏曰溝瀆小處非

宜死之處也吳孫右曰莫之知只見得死而無益不

重聲名上蔡虛齋曰看來二子亦有意見了當時人

只為管仲功高取之者萬口雷同而二子獨疑之便

見聖門意思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

僎士免反○臣家臣公公朝音朝謂薦之與己同進為

公朝之臣也盧未人曰文子知其賢遂薦之於朝與

是語

註翼 陸稼書曰首節止言與文子同升耳升者僎也

補出胡期僊曰大夫後荐之為大夫邢氏曰諸於也

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

文者順理而成章之謂蔡虛齋曰順理成章四字不

若僎之賢理所當薦而薦之是為順理而成章矣孫

詒仲曰胡氏分說未當蒙引好今按此文字指行事

言不指謚言諸謚法亦有所謂錫民爵位曰文者謚

法亦有云云之文故文子死後謚之為文也此文字

是首節文字不是此節文字看亦字可見諸家未之

察所以有疑也與○洪氏曰家臣之賤而引之使與

己並有三善焉知人一也忘己二也事君三也其才

之形己不怨其位之軋己是忘己也不收以為己之私不席以成己之重是事君也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

夫音扶喪去聲下同○喪失位也蔡虛齋曰如魯昭

齊莊公之見弒於崔子衛成公之見執於晉人皆失位也吳孫右曰與亡國不同

註翼蔡虛齋曰大槩謂其彛倫不叙綱紀不張也此

之辭其中云云最多故承之曰夫如是夫如是三字有所指不止是無道二字胡期僊曰奚何也今按奚

而猶言何故也

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

如是奚其喪

○仲叔圉即孔文子也三人皆衛臣雖未必賢而其才

可用靈公用之又各當去聲其才蔡虛齋曰賢以德言

也今按孔文子則夫子所不對者王孫賈則問與竈者祝鮀則以佞而免於今之世者故曰未必賢吳孫

右曰仲叔圉長於言語者也則用之治賓客以主交際往來之事祝鮀嫺于禮文者也則用之治宗廟以

主禴祀烝嘗之典王孫賈長于武事者○尹氏曰衛也則用之治軍旅以主簡練訓教之事

靈公之無道宜喪也而能用此三人猶足以保其國

而況有道之君能用天下之賢才者乎詩大雅抑曰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鄭康成曰競彊也人君為政

下教化於其俗今按訓謂教化之也

註翼

只胡期僂曰夫如是指上用人各當呂晚村曰此

一著足以不亡耳非謂人君所重在用才而不妨無

道也衛多君子靈公若能用之豈止不喪哉僅能用

不賢之才而不能謂人君子正坐不能修身飭行以知

入耳由是言之即謂人主以用才為急尤不可不以修

身飭行明矣豈可謂儒者之論為迂濶乎陸稼書曰

大抵君無道而得人者可以免其身而不能保其世

故靈公沒而蒯瞶之禍興武氏沒而五王之變作李

岱雲曰饒雙峰謂三若國之大本失之遠矣治賓客

只是彌縫鄰國不至於廢非真有樂天畏天之誠也

治宗廟只是遵豆牲牲儀文周備非真有和神格祖

之敬也治軍旅只是行伍完整緩急有賴非真有仁

義道德之師也如何盡得國家大本蔡虛齋曰其所

用之人固皆平日之所不與者而又不沒

其才可見聖人至公之心天地之心也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

大言不慙則無必為之志而不自度

其能否矣欲

踐其言豈不難哉

言不難行每有愧怍之心則必度

其能為者而後言之故為之也易若張大其言全無

愧怍是無必為之志而不自度其能否欲見之於為

以踐其言豈不難哉陸稼書曰則無必為之志而不

自度其能否矣是逆推其言之前踐其言豈不難哉

是正解為之也難句是預料其言之後

然却是預料不是到為之方見其難

註翼 身者周聘侯曰之字即不怍之言也

○陳成子弑簡公

成子陳恒齊大夫名恒胡登簡公齊君名壬事在春

秋哀公十四年

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

朝音潮○是時孔子致仕居魯沐浴齋側皆戒以告

君重其事而不敢忽也左傳錄此事云齋而請臣弑

其君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況鄰

國乎故夫子雖已告老而猶請哀公討之

註翼張彥陵曰孔子請討凜然正君臣之義若云借以正魯反小胡期僊曰討舉兵往正其罪

公曰告夫三子

夫音扶下告夫同○三子三家也時政在三家哀公

不得自專吳蘇右曰時政逮大夫征討之權不得自專故使孔子告之

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

孔子出而自言如此意謂弑君之賊法所必討大夫

謀國義所當告君乃不能自命三子而使告之邪

李岱雲曰弑君之賊法所必討是就魯國當討齊賊說大夫謀國義所當告是就聖人當告魯以討齊賊

說兩層意都在不敢不告中

註翼張彥陵曰是背後說是歎辭邢氏曰嘗為大夫而去故云從大夫之後李岱雲曰三子當聽命

於君者也而君曰告夫三子則君反聽命於三子矣聖人一句中無限悲涼然却宜渾含不宜徑露

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以君命往告孔子本當告君不當告三子然君使告則亦不可不告也故往告而三

子魯之強臣素有無君之心實與陳氏聲勢相倚故

沮在呂反其謀而夫子復扶又反以此應之其所以警

之者深矣中村氏曰聲勢言聲言氣勢今按如同惡相濟相為唇齒之謂又按言以吾為告老

位之大夫尚不敢不告而況在○程子曰左氏記孔子之言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予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若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至於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豈計魯人之衆寡哉餘事謂不專主此非謂未嘗入思慮也猶言至所以勝齊者雖孔子不專主此然將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舉天下之兵以討之則豈區區計魯人之強弱哉當是時天下之亂極矣因是足以正之周室其復興乎魯之君臣終不從之可勝惜哉孫詒仲曰愚按並載論語成於諸弟子與左氏得之傳聞者不同論語所載孔子之言止此則左傳所載非孔子之言顯

然可見況論語請討之三字辭嚴義正左氏不說討賊而計較於強弱以為可克乃策士口吻論語之言公而大左傳之言私而小豈可同日語乎夫世教雖衰天理不死持無有倡率之者耳使哀公能從子言以大義命三子出兵孰敢不從因而聲君臣之大義於天下稍有入心者有不起而應之乎程說自是實事或說緣於天理常存人心不死之說胡氏曰春秋理未見透徹耳今按或說指高中亥說胡氏曰春秋之法弑君之賊人得而討之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中村氏曰聞謂聞於天子也今按猶言弑逆大惡也義所當討若事勢之不可少緩而吾之力足以制之則雖不必先請命可也山崎氏曰上告天子一義也先發後聞亦一義也集註載程子胡氏之說兩義備焉或問亦詳仲尼此舉黃氏曰抄蔡氏蒙引之議楊氏丹鉛錄之論皆非也胡雲峰曰程子所謂上告天子者經也胡氏所謂先發後聞者權也然先發後聞謂魯也非謂孔子也又按武曹以日抄為是謂雲峰曲為非

註翼 曰朱子曰三子以為不可皇氏曰之往也李岱雲
 一般不指告三子說孫詒仲曰陳新安云惟此請不
 遂春秋所以作愚按春秋作於此事之先先儒謂感
 獲麟而作故止於獲麟又云文成致麟故止於獲麟
 二說不同皆可見春秋作於此事之前故此請不復
 書若因此請不遂作春
 秋何乃不書此事耶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犯謂犯抵觸也汪靈川曰犯非激昂意氣之顏諫爭
 去聲與

○范氏曰犯非子路之所難也而以不欺為
 難故夫子教以先勿欺而後犯也

陸稼書曰蒙引存
 朱能恐不必○子路不諫伐顛更不是不能犯只是
 不知其當犯今按勿欺是本故下先字犯是末故下
 後字岱雲
 說不是

註翼

呂晚村曰子路勇于義犯非其所少正恐犯之
 中特其義勇有不盡合理竭誠雖不失愛君而
 不覺其入于欺也意重欺一邊○勿欺也六字說作
 一片總於犯字中撮出勿欺作主不說做兩截黃勉
 齋曰偽言不直謂之欺朱子曰九言於人君要他聽
 或至於說得太過則近乎欺如唐人諫敬宗遊驪山
 謂驪山不可行若行必有太禍夫驪山固是不可行
 然以為有大禍則近於欺矣要之其實雖不失為愛
 君而其言則欺矣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君子循天理故曰進乎高明小人徇人欲故曰究乎

汙音下陸稼書曰曰反天理徇人欲上達下達之原也

達大金胡氏以為上達下達之效者非蔡虛齋曰高
 明汙下者貼本文上下字日進日究者貼本文達字
 林次崖曰上達下達俱有日新不已之意不是一下
 便了故註以日進乎高明解上達以日究汙下解下

達○譬如登山日進高明是一步高似一步如入谷
 日究汗下是一步低似一步自一事之善積而十事
 自十而百而千而萬一節高一節去此日進高明也
 自一事之惡積而十事自十而百而千而萬一節低
 一節來此日究汗下也李氏曰惟天理本上故循天
 理者日進乎上惟人欲本下故循人欲者日究乎下
 蒙引補天理本自高明人欲本自汗下一層極有味
 存疑非之於本源處未看通耳朱子曰究者究竟之
 義言究竟至於極也今按徇順也

註翼

吳蘇右曰兩達字是活字俱有日新不已之意
 朱子曰君子一日長進似一日小人一日沈淪
 似一日呂晚村曰不上即下不君子即小人並
 無中立之地故凡說中立者必下達必小人也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

為去聲○程子曰為己欲得之於己也為人欲見知
 於人也吳蘇右曰古之學此者明道進德其心要得
 之於己今之學此者明道進德其心要求知

於人其內外名實之別如此胡期僊曰古之學者用
 心于內使身心有所裨益而已而人之知不知不暇
 計也今之學者用心于外使聲譽為之○程子曰古
 著聞而已而學之得不得不暇恤也

之學者為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為人其終至

於喪己陸稼書曰圈外程註另是一意朱子曰程子
 兩段前段是低底為人後段是好底為人後

為人却是真箇要為人然不曾先去自家身上上愚
 做得功夫非真是為那人不得末後連己也喪了愚
 按聖賢論學者用心得失之際其說多矣然未有如

此言之切而要者於此明辨而日省悉井反之則庶

乎其不昧於所從矣明也

註翼

朱子曰此只是初間用心分毫之差耳所謂上
 達下達者亦只是自此分耳孫詒仲曰古之學
 者猶言古之為學的人者字以人言今按古指
 三代隆時今泛指周末之人不指及門之士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

使去聲下同○蘧伯玉衛大夫名瑗於孔子居衛

嘗主於其家既而反魯故伯玉使人來也吳蘇右曰使人來問

候孔子

註翼

蔡虛齋曰使人如云官人又如云官之也又如云奴之類所以通問也顧麟士曰鄱陽朱氏云此章稱美下條能知君子之心則此使亦非僕隸之謂也觀子華為夫子使齊可見

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

而未能也使子出子曰使乎使乎

與之坐敬其主以及其使也

蔡虛齋曰伯玉使者本難與孔子抗禮但夫子乃與之坐而問夫子指伯玉也言其但欲寡過而

猶未能則其省身克己常若不及之意可見矣王觀

但字猶字可深味未能根欲字來是他心上自覺得未能非真力不從心也盧未人曰欲字未能字俱就

伯玉心上講言其省身克己一心只要寡過猶心常歉然恐其未能也胡雲峰曰省身常若不及惟恐其

身之有過而常加省察也克己常若不及者常恐有未改而常加克治也林次崖曰常若不及者常恐有

過而不及寡也今按但欲寡過而猶未能就伯玉使

者之言愈自卑約而其主之賢益彰亦可謂深知君

子之心而善於詞令者矣盧未人曰不曰無過而曰

夫欲寡過而未能非篤於進德修業者莫知此味也

則伯玉之賢可知矣而其使之才亦可知矣今按不

但述其行事之美而直舉其操心之嚴是深知君子

之心也不溢其美不掩其善其詞若甚故夫子再言

使乎以重直用美之蔡虛齋曰再言按莊周稱伯玉

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蔡虛齋曰本出淮南

子亦適然之誤饒雙峰曰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

之非非是至五十歲頓然有悟也許白雲曰五十七而

知去年之非者愈進又曰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

矣今按以識見言出莊子則陽篇饒雙峰曰化者變化之謂言氣質變

化一年勝似一年至於行年六十而猶變化未已也

蓋其進德之功老而不倦是以踐履篤實光輝宣著

不惟使者知之而夫子亦信之也孫詒仲曰或曰集

說道次第說光輝宣著根踐履篤實來今按進德之

功老而不倦所謂省身克己常若不及也虛齋以省

身克己為踐履篤實稍差

註翼通義曰與猶許也或音預非胡期僊曰何為近

日所修為林次崖曰欲寡過而猶未能者蓋人

心惟危人欲常勝天理雖常斂戢此心要在道理上

出言行事要在道理上防檢略不及人欲遂乘之而

入就出道理外去了故欲寡心過而心過當不能免

欲寡口過而口過常不能無欲免身過而身過時時

有之蔡虛齋曰使者出蓋出就歇處○使乎使乎如

時哉時哉水哉水哉之例使乎使乎猶言真使真者○

春秋諸賢大夫如伯玉却是裏面工夫底人雖

不與聖門然考其所立顏曾之亞閔冉之儔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重出已見秦伯篇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此艮卦之象辭也曾子蓋嘗稱之呂晚村曰此是曾

於艮象有會故舉來做箇話頭以自警策虛未

人曰或曾子常稱之故記者以為曾子之言記者

四書輯疏 卷十一 論語 憲問 六十一

天下之理得矣故君子所思不出其位而君臣上下大小皆得其職也

蔡虛齋曰曾子只以一人說范氏則有各止其位意故在園外許白

雲曰范氏物各止所之說所包甚廣下文君臣上下大小特舉其大者爾中村氏曰大小以所任言今按各止其所謂各得其理也君子所思不出其位則能思而得其理故君臣上下大小皆得其職也

註翼

陸稼書曰這一章思字是以臨事之思言盧未人曰這思裏便有心安于此為所當為意思在

今按思者經營謀畫之謂謂心所願注非呂晚村曰位字實指身之所處與所遇之事而言不出位是止

而不過是公卿大夫之位此章位字說得粗位對政言

位○是必有居敬之功然後心專一而不出有窮理

之功然後心精明而不出是非君子不能李岱雲曰

按本文是教人用思不教人思是教人即位之所

在以精其思不徒戒人有位外之思也故思之精詳

方能止於其所是正意越位而思則思之精善

總與本分道理無涉此是正意越位而思則思之精善

經世之意使不緊切孫詒仲曰如當窮居未仕時講求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行去聲○恥者不敢盡之意過者欲有餘之辭

朱子曰猶易喪過乎哀用過乎儉之過謂力行也李岱雲曰語

類只曰謂力行饒氏謂行當過於其言如此則只是

過其言與本文過其行之語意亦倒不可從胡期儂

曰過奮然向前今按蘇右謂恥字在心上說未是謂

過字在心上說觀註中欲字可見可從

者不懼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

知去聲○自責以勉人也

此夫子以望道未見之心于三者猶以為未能故舉

者不懼

示學者以勉進之也斐才謂勉人於自道意不接未是

註翼 三句解見子罕篇指南曰道字且虛下三句正是道三者字勿作三樣人看呂晚村曰是就考

驗言重在下半截下半截眼在不字能檢不字則上半皆水歸東漢陸稼書曰擒不字則當云必不憂然後為仁者餘做此

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道言也自道猶云謙辭孫詒仲曰言此是夫子自家

子則無有不能也呂晚村曰自道之為謙詞即文王望道未見之意非虛詞遜謝之謂也人不識謙字之義若夫子自知其聖而謬為之詞者于是改為自道其事自道其心並謂夫子真實無能者皆求深得淺矣
○尹氏曰成德以仁為先進學以知為先故夫子之言其序有不同者以此言此章以成德之序言故

序言故以知為先也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夫音扶○方比也乎哉疑辭比方人物而較其短長

雖亦窮理之事然專務為此則心馳於外而所以自治者疎矣故褒之而疑其辭復扶又自貶以深抑之

林次崖曰雖亦窮理之事亦是護送之詞不必重陸稼書曰方人亦不是不好底要玩註專務二字子貢之病只在專務蔡虛齋曰以為賢褒之也而曰賢乎哉則又疑其詞謂我則不暇自貶也然夫子於此且不暇而子貢獨暇之乎其自貶者乃所以深抑之也今按褒之而疑其辭者非褒之也婉以警之也又按貶減損也
○謝氏曰聖人責人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如此

註翼 張彥陵曰須知子貢之方人把做學問內一件
 事看非如世人臧否人物然畢竟非切己之學
 樂天齋翼註曰賢字以自治有餘言不暇字以自治
 不足言李岱雲曰夫我則不暇只如說我不得工夫
 方人耳陳定宇曰我則無暇及
 他人言外之意謂方自治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允章指同而文不異者一言而重平出也文小異者

屢言而各出也此章凡四見形句反四見者學而篇

章為而文皆有異則聖人於此一事蓋屢言之其丁

寧之意亦可見矣胡桐原曰蓋失於務外為學之通

一言而已也盧未人曰夫子此類屢變文以言之總
 是教人務實許白雲曰聖人屢言之丁寧學者不可
 務外蔡虛齋曰學者須要
 念聖人所以丁寧之意

註翼

盧未人曰己知知己之所能也吳孫右
 曰不能學焉不能明理行焉不能踐實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逆未至而迎之也朱子曰是那人不曾詐我億未見

形句而意之也意謂於無形之處用心思慮朱子曰

反不詐謂人欺己不信謂人疑己抑反語辭朱子曰

信我言雖不逆不億而於人之情偽自然先覺乃為

賢也吳孫右曰註中兼情偽言之猶云詐與不詐信

一邊說須善會之今按此說極確蒙引說非又按情
 實也偽詐也岱雲一連說亦非孫詒仲曰一到面前
 便覺得不至為其所罔
 到事後方覺是先覺也
 ○楊氏曰君子一於誠而已

然未有誠而不明者故雖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常先

覺也若夫扶音不逆不億而卒為小人所罔焉斯亦不

足觀也已一於誠而已句已經朱子脩改則是待物

惟其不逆億故能先覺也語類是未定說

故輯釋刪之蔡虛齋李岱雲孫詒仲俱謬

註異鏡雙峰曰不逆不億待物之誠也先覺燭理之

明也逆億是有心覺是無心孫詒仲曰不逆億

是誠先覺是明自是一事或問說甚精欲不逆億功

在於立誠欲先覺功在於窮理○存疑不取小註說

不知大註明云未至而迎未見而意豈非人未曾許

不信而逆億乎存疑云既不曾許不信何消說先覺

不知若既已許不信又非逆億矣蓋人未曾許不

信我不知先事預料而詐不信之求又能先覺所以為

賢註於不逆不億之下自然先覺之上有而於人之

情偽六字意便明矣細味本文及註乃是誠而又能

明存疑單以明言乃以不逆億與先覺對說云不是

逆億之知乃是先覺之知失本文抑亦一轉之意與

註異矣饒氏待物之誠說自是存疑非之非也今按

武曹將存疑為最當誤胡期僊曰者作人看吳蘇右

曰是賢乎猶云如此乃可貴耳不作人品說盧未人

曰茲不逆億既無私意小智自能先覺又不隨小人

術中是天資高而明睿畢照學問深而義理洞達故

曰賢李氏曰時解謂勝也愈也但勝於逆億之人大

謬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者與無乃為佞乎

與平聲○微生姓畝名也畝名呼去聲夫子而辭甚倨

居御反蓋有齒德而隱者也李岱雲曰與字乎字疊

教也不決之辭故朱吳伯章曰依依其務為口給以悅人也親附不捨之意為佞言

在天下周流四方以道易天下也微生畝以隱為高

註異吳蘇右曰時不可為斯可已矣丘于列國何為

中村氏曰無乃為佞非直指其佞也此猶云佞

論語憲問

六世

固吾子平生所惡而今栖栖若此莫是自犯之否

孔子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

疾惡聲也固執一而不通也孫淮海曰微生畝徒泥於無道則隱之說而不

知聖人之道易天下之心便是固處聖人之於達尊禮恭而言直如此

其警之亦深矣盧未人曰聖人以其為齒德達尊故正言答之曰非敢禮之恭也曰疾固

言之直也林次崖曰微生正固者也曰疾固警之深矣

○註翼 饒雙峯曰此二句非徒解一佞字定發明以道易世不得已之深心蔡虛齋曰惡是聖人自惡也今按聘侯謂指人不指事未是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驥善馬之名馬之良者皆可稱驥故周穆王之馬有赤驥伯樂所相千里馬亦謂之驥是以

邢疏謂古之善馬而集註刪古字德謂調良也胡桐原曰調者習熟服而不蹄齧也○尹氏曰驥雖有力其稱在德人有才而無

德則亦奚足尚哉此是本文言外之意也盧未人曰驥能千里豈不有力然所以名為驥

驥者却在力而在德然則君子之才非不出眾而所以名為君子亦唯德耳有才無德安在為君子哉

當時以才相尚故夫子寓言於驥

○註翼 陳定宇曰此章與歲寒松柏章皆如詩六義之比汪武曹曰此章與歲寒松柏章皆如詩六義之

耳吳燕右曰君子才德意在言外朱克升曰明才德輕重而致勉人之意胡桐原曰所以見於人不可無

才九建功立業皆才為之然不循繩檢逸出於規矩之外者亦才也苟有德以將之而惟理是循則才皆

德之用故觀人者不當言其才而當言其德人亦不可徒恃其才而當以德為主也李岱雲曰本文說驥

自是德力兼備但不稱其力稱其德耳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

或人所稱今見反老子書恩始德謂恩惠也

集說曰徐氏謂報怨與復讐不同或人所謂怨

仇滄柱曰若君父之讐不共戴天或人反欲以德報

之不應悖理至此世間橫逆之加或辱及一身或

傾及一家或妨賢而沮進取或構讐而遭竄逐皆可

怨若子揆天理以為報施亦視其怨之大小何如耳

過出無心亦可情原逆理肆惡難以理遣可見一身

之怨亦有當報不當報不必專指君父之讐宜報也

今按此說最確可從孫詒仲辨却非也何以知之觀

下節集註愛憎取舍四字及總註怨有不讐一句即

見可

子曰何以報德

言於其所怨既以德報之矣則人之有德於我者又

將何以報之乎言以德報怨

陸稼書曰通章重

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於其所怨者愛憎取舍上聲一以至公而無私所謂直

也胡斐才曰愛憎以情言取舍以事言孫詒仲曰若

如語類蒙引諸說則於其所怨者徒視其賢否何

於報不報之問矣且其人可愛可取而愛之取之可

憎可舍而憎之舍之是乃所以待無德無怨之人也

而於其所怨者亦以是待之則人之於我有怨者雖

不與有德者同而與無怨者不異是忘怨而不論非

以直報怨也愚意註所謂愛取只是不報字意憎舍

只是報字意蓋曰於其所怨者報與不報一以至公

而無私所謂直也觀或問當報則報不當報則止之

說便了然矣如語類蒙引諸說不是論報怨乃是論

用人也○存疑所云理當愛當取這便是當報理

當憎當舍這便是當報似以理之當愛憎取舍而為
 吾之當報不當報吾之報不報視其人何如以為行
 止而不以吾怨大小曲直為衡尚有未安中村氏曰
 愛憎二字所包者廣怨之報不報皆在其內通繫公
 事存私怨者言之取舍是不曲其是非不私其賞罰
 之類是亦愛憎所及但專以繫公者言之此雖無怨
 者亦當如此然於所怨終不釋其怨雖見其急難亦
 不私救之則與泛交者不同今按岱雲謂集註是語
 類意非或問意不可從孫詒 於其所德者則必以德
 仲謂與總註異亦不可從

報之不可忘也胡期僊曰于人之有德于我者必以

公義也凡可為他着力而不害義處 ○或人之言可

謂厚矣然以聖人之言觀之則見其出於有意之私

而怨德之報皆不得其平也朱子曰若或人之言則

以避其名陳潛室曰以德報怨是為嫌故饒他

不是循理正大意思却是私心今按以德報怨則于

則等子怨于德為薄而不得其平也必如夫子之言
 然後二者之報各得其所然怨有不讐而德無不報
 則又未嘗不厚也此章之言明白簡約而其指意曲

折反復考服如造化之簡易並去知而微妙無窮

學者所宜詳玩也陳定宇曰讐仇也怨有不

字便見當仇而仇不當仇而不仇之意而或問雙峰

之說皆已該於此一字之中矣所謂一字當百十字

者即此是也饒雙峰曰學者玩味其意觸類而長則

可為處事之權衡矣今按天地造化萬物露生于天

地之間者簡易易知而一禽一獸一花一木鍾

英孕秀有彫劉繪畫所不能就者微妙無窮

註翼 吳孫右曰筆記云以直報怨何必以德報之哉
 以德報德何必以之報怨哉每句只換他所問

一字便明

○子曰莫我知也夫

夫音扶○夫子自嘆以發子貢之問也當世之士多好異忽常不

知自脩之學也故慨嘆以發子貢之問也李成雲曰發子貢之問只是發其端待子貢之問而後告之

孫詒仲曰欲子貢不怨尤而盡其下學之功以漸臻於上達之域也

註翼 吳蘇右曰當世稱為聖仁稱為生知何嘗無名譽莫我知是心相默契之謂胡期僊曰莫知就

學術勿說君相莫知也夫乃慨嘆意

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不得於天而不怨天不洽於人而不尤人黃輯玉曰總是不務必叙到生平際遇

外不求名之意不但知下學而自然上達此但自言

其反己怨尤不自脩下循序漸進貼上耳無以甚異

於人而致其知也然深味其語意則見其中自有入

不及知而天獨知之之妙朱子曰不怨不尤則不責

則不求之遠而求之近此固無異於人而不駭於俗矣人亦何自而知之也耶及其上達而與天為一焉

則又有非人之所及者此所以人莫之知而天獨知之也摘訓曰下學而上達存疑及小註諸說似與大

註不合皆泥於程子以人事天理分上下而誤也說學便到理上致知力行便是下學此豈專為人事

只是說早近工夫耳孫詒仲曰下學致知力行求盡其理也上達則義精仁熟而與理為一矣今按下早

近也上高遠也達字直解作明達之達可從正解摘訓俱誤又按反己自修循序漸進四字總說下學工

夫耳不及上達則自然上達而為下學工夫也下學上

夫也上達功效大本重下學不重上達故註只說下

齋曰此但言其反己自修循序漸進耳無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也直解到其天乎佳或者止截到上達處非也又按言世人好異而我却如是平常無奇特故無人之契合於我之所為者也正解知我一句陸稼書曰集註自有人不及知而天蓋在孔門唯子貢獨知之妙此段原在本文口氣外蓋在孔門唯子貢之智幾聲足以及此故特語御以發之惜乎其猶有所未達也此字指自脩深造之理言蒙引說非蔡虛唯弟子不能學也矣而子貢程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在理當如此中村氏曰是謂學又曰下學上達意在言表朱子曰如下學只是下學如何又曰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蓋凡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然習不察則亦不能以上達矣程說上達一事上達也與

內註不同或問可見李氏雲說誤陸稼書曰按蒙引云程子說或緊程子只恐人認上達在下學外故云最明若存疑謂蒙引或誤認程子意也中村氏曰習而不察是所學習不得其道故也

註翼 蔡虛齋曰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言人所以其人所不知我者實所以教子貢也夫子下文則指言是說他不為不知夫子所以教子貢也朱子曰子貢也恨也尤責也陸稼書曰下學對隱怪唯不怨不尤然後能下學上達呂晚村曰朱子謂不是下學外別有箇上達又不是下學中便有上達須是下學方能上達真說得此理四平八穩孫詒仲曰下學上達有二說程子謂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即事即理一說也註及朱子云不是下學便上達諸條是說下學久方上達又一說也蒙引主下學久方上達之說存疑主下學即上達之說看來蒙引為是若程說則下學時即上達不得本文而字之意朱子所徹耳金仁山曰集註者以其說得事理合一之理透徹耳仁山曰前是氣數之天後是義理之天今按俱彼蒼天之天而分理氣者吳孫右曰夫子之所學皆天之理則子心

論語憲問

與天之心自相默契故曰天知而人之莫知不待言矣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

朝音潮○公伯寮魯人趙格庵曰案註疏史記皆以

今觀夫子如命何之語以常人待之子服氏景謚伯

則胡氏之說然矣故集註但云魯人子服氏景謚伯

字魯大夫子服何也趙格庵曰案孔註以為子服何

何也立後於魯矣杜註云何景伯名夫子指季孫言

則景伯單名何而孔註云何忌誤矣

其有疑於寮之言也解有惑志句言季氏為伯寮肆陳尸也周禮註有罪既言欲誅寮

註翼陳定子曰愬讒譖也孔安國曰告告孔子胡期

下於市吳氏曰市朝不過連言之左傳晉殺三卻尸諸朝殺董安于尸諸市今按虛齋謂若果如所云則子路之得罪於季孫者將益多矣不知如何愚謂此夫子之所以將命字曉景伯也

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與平聲○謝氏曰雖寮之愬行亦命也其實寮無如之何解未

寮之不足誅也蒙引似誤看林次崖曰言縱使寮之愬行亦是命其實寮不能預其力寮特為命所使耳

愚謂言此以曉景伯安子路而警伯寮耳聖人於利害之際則不待決於命而後泰然也輔潛庵曰聖人

當行則行義所當止則止其處利害之際惟其義而已更不問命之何如今其所以言命者直以曉景伯

警伯寮耳盧未人曰夫子以命為言則景伯不必誅寮寮不必愬子路子路亦不必懼寮之愬所以曉景

伯安子路警伯
察皆此一言

註翼

盧未人曰道之將行二句泛說末句乃指察之

道將廢自人有不用我之機言行自人有用我之機言
陰陽之氣運行不齊治亂皆有定數如命合然李岱
雲曰或問明以此為隱三都出藏甲之時故以為道
之興廢所關齊氏以愬子路將假以沮孔子大有發
明蒙引非
之誤矣

○子曰賢者辟世

辟去聲下同○天下無道而隱若伯夷太公是也

而居東北海之濱陸稼書曰賢者即有辟世之時亦
當如太公居海濱之類不是長往不返也今按天下
二字貼本
文世字

註翼

胡期僊曰賢者是有道德之人辟是逃避吳蘇
右曰賢者二字當全冠其次指辟之次第言非

以賢之次第言李岱雲曰此章書從來以世道衰賢
人隱立說愚細玩聖人語意似不如此君子出處原
當隨時固不得已而辟世者然其次亦可辟地其
次亦可辟色其次亦可辟言但當因時以為去就而
不必拘於一途彼不知辟者固苟貪利祿而可耻而
決於一辟而不知變者又果於忘世而不仁此章似
合此
兩意

其次辟地

去亂國適治聲邦如百里奚去虞之秦今按
亂國二字貼本文地字

其次辟色

禮貌衰而去如衛靈公顧蜚雁而
色不在孔子遂去之

其次辟言

有違言而後去也如衛靈問陳而孔子遂行蔡虛齋
曰違言是言不相合也違忤也吳

孫右曰或與其君言無不合知吾之說終不行也則去之今按如問陳之事則君之所言不合者亦違言也蒙引○程子曰四者雖以大小次第言之然非有

優劣也所遇不同耳胡雲峰曰天下為大邦國為小辟世辟地是辟其國辟色辟言

是辟其人此程子所謂大小次第而非以賢者之德為有優劣也盧未人曰世地言色大小不同故叙其

次耳林次崖曰非有優劣以人品言

○子曰作者七人矣

李氏曰作起也蔡虛齋曰是見言起而隱去者今七

人矣盧未人曰曰起而隱去可見是原在位者今始隱去胡期懷曰七人言其多不可知

其誰何必求其人以實之則鑿矣鑿穿穴也借不可

不可為而為之義

註異

蔡虛齋曰此孔子憂世之言作者已七人了味其語意有天地間賢人隱之傷吳孫右曰作與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

其不可而為之者與

與平聲○石門地名皇疏以為魯城門恐不然審鶴

似可從閻百詩引太平寰宇記為魯城外門謂非齊地汪武曹從之非晨門掌晨啓門

蓋賢人隱於抱關者也自從也問其何所從來也胡

僊曰問其從何地而來胡氏曰晨門知世之不可而不為故以

是譏孔子然不知聖人之視天下無不可為之時也

蔡虛齋曰晨門意謂既不可為斯已而已矣而孔氏尚欲為之乎是譏之也蓋未知聖人耳

註翼 皇氏曰子路已在石門守門之吏朝早開見子
 氏從孔氏而來也不可時不可為為之欲出而救也
 陳幾亭曰知其不可而為之不過為之之志未嘗休
 也李岱雲曰是字接孔氏來者字實指其人見天下
 只有這箇人是要拗轉做底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

磬乎

荷蕢聲 ○磬樂器也 仁山曰磬編之荷擔也 蕢負蕢草

其器也 蔡虛齋曰今草包之類既謂之器便是可用此

○荷蕢者亦隱士也 聖人之心未嘗忘天下此人聞其

磬聲而知之則亦非常人矣 翼註曰夫子心存憂世

之問聞磬聲如何便知夫子之心不忘天下朱子曰
 他那人煞高如古人於琴聲中知有殺心耳周聘侯

曰聖人心存天下偶然擊磬不覺流露此是誠則必
 形道理今按荷蕢認磬聲之凄悲以知夫子之有心
 用于世也 惕齋說誤

註翼 盧未人曰有心哉擊磬乎只一句讀言有心哉

斯人之擊磬乎蒙引存疑俱兩句讀語氣似截

斷鄧稚子曰有心哉只是猜着夫子心事吳孫右曰

此只是知夫子不忘天下之心不肯罷的意思非真

知其憂世之心也此處尚不是譏下節方譏之

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

則揭 硜苦耕反莫己之己音紀餘音以揭起例反 ○硜硜

石聲亦專確之意 專壹也確堅固也硜硜石聲而專

荷蕢誤認之以衣涉水曰厲攝衣涉水曰揭 按郭璞

雅註以衣謂禪攝衣謂褰裳此兩句衛風匏有苦葉之詩也山

深之宜揭蔡虛齋曰夫人不知己則當斯已如深屬淺

則深不知屬淺不知揭今按纂疏引蔡氏曰不問深淺而必欲渡也誤矣

註異胡期僊曰鄙哉鄙陋之意莫己知人不我用意

觀濤曰引詩只借作自家語涉水者尚知淺深之宜用世者何不自度量勿以深淺分配治亂說

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果哉嘆其果於忘世也末無也聖人心同天地視天

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不能一日忘也故聞荷蕢之

言而嘆其果於忘世金仁山曰集註聖人心同天地一段最宜玩味陳定宇曰聖人

之心不能一日忘天下亦如天地之心不能一日忘萬物天地生物之心不以閉塞成冬之時而息也聖人道濟天下之心不以天地閉賢人隱之時而息也蔡虛齋曰視天下猶一家兼中國之外說中國猶一人說較近些一人且言人之出處若但如此則亦又切於一家矣

無所難矣胡期僊曰蓋君子之出處所以為難者惟不

藏矣此世則置天下之安危下度外一奉身而退

註異吳蘇右曰果哉是嘆荷蕢末之難句又是自表

外使有不肯如此之意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

高宗商王武丁也諒陰天子居喪之名未詳其義伯

章曰諒陰按尚書作亮陰孔氏釋為信默與下文三年不言語意重復未是禮記作諒闇鄭氏讀為梁庵

論語憲問

七十一

謂既葬而柱楣前不及未葬之倚廬後不及既練之聖室而遂以梁廬總該三年亦不通矣故集註以為未詳今按陰當讀如字

註翼中村氏曰按說命云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無逸節約此事云乃或亮陰三年不據無逸而問也胡期僊曰不言不發號施令

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

言君薨則諸侯亦然總己謂總攝己職吳孫石曰各錢穀兵刑之類各檢束前政聽冢宰處分處分之後仍命百官分理而冢宰考其成非冢宰兼百官之事也今按總己謂各治其職也冢宰大音宰也諸侯之聽於冢宰謂所當稟令者冢宰故君得以三年則以司徒兼大宰講述謂諸侯無冢宰非百官聽於冢宰故君得以三年

不言也蔡虛齋曰君薨既兼天子諸侯則百官亦兼王朝之百官與侯國之百官矣○胡

氏曰位有貴賤而生於父母無以異者故三年之喪

自天子達於庶人子張非疑此也殆以為人君三年

不言則臣下無所稟令禍亂或由以起也孔子告以

聽於冢宰則禍亂非所憂矣蔡虛齋曰胡氏說與大註也今按大註以慮事不治言此以恐禍亂言所不合在此

註翼吳孫石曰子張疑人君不容于三年不言故孔子與他說所以得三年不言之故蓋古制也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好易皆去聲○謝氏曰禮達而分聲去定禮運故民

易使朱子曰達謂達于下李岱雲曰禮達分定四字在好禮之下民易使之上輔潛庵曰上好禮則

品節分明而誠意退遜故觀感於下者亦皆安己之分聽上之命而易使今按品節分明以事為言外也

未也誠意退遜以心言內也本也

註翼 胡期僊曰上指居上為政者言易無難使役使問禮何以使之達饒雙峰曰官府之政學校之

教皆所以達之孫詒仲曰存疑兼自身去行禮與上之條教去率人二意說禮甚好大全小註馮氏說以自

身言也饒氏說立條教率人也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

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安百

姓堯舜其猶病諸

脩己以敬夫子之言至矣盡矣而子路少之故再以其充積之盛自然及物者告之無他道也人者對己

而言百姓則盡乎人矣盧未人曰脩己以敬言以敬

之一身萬化本原性分之內天地一體四海九州何者而不屬己故人與百姓總在己中俱有了脩即大

學脩身之脩治而去之也謂去其身之不正以歸於正也工夫全在敬上敬兼動靜內外說把這敬來脩

這全身則絕去慢易私意不容心皆天理性分無欠全體大用渾然完具故安人安百姓總在脩己俱有

了子路未達此理謂君子德業至盛當不止於脩己故有不足之問夫子以安人安百姓告之只是脩己

裏面抽出來不是從外加添人對己言一人也千萬人亦人也安人中已涵安百姓意但因子路看人

字窄了故又舉百姓言之謂脩己以敬就將去安人也也是這個敬不但一人也所以脩己以敬使盡了君子

之道今按其充積之盛謂敬極其至者也堯舜猶

病言不可以有加於此以抑子路使反求諸近也

指脩己言蓋聖人之心無窮世雖極治去聲然豈能必知

四海之內果無一物不得其所哉故堯舜猶以安百姓為病若曰吾治已足則非所以為聖人矣○程子

曰陳定宇曰夫子為見子路勇躁輕視脩己以敬之

極功以發明云君子脩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

齋曰脩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唯上下於恭

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而四靈畢至矣

林次崖曰上指君下指臣民上能脩己以敬則下而

恭敬則和在安百姓天下平上於恭敬矣上下於

恭敬則和在安百姓天下平上於恭敬矣上下於

鳳麒麟皆在郊藪龜龍皆在宮沼者此體信達順

之道聰明睿知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饗帝朱子曰

致中底意思達順是致和底意思此是禮記中語言

能恭敬則能體信達順聰明睿知由是出言能恭敬

自然心便開明○體信是體誠信達順是通行順

道盧未人曰此字是字俱指敬言聰明睿知所由出

敬能生明也事天享帝敬可以格天也孫詒

仲曰蒙引謂是字此字皆指體信達順非也

註翼未出右曰君子分量經綸參贊皆其分內事然

字以明處當處○未二句不重堯舜重不可復加意

陸稼書曰不是說空空一敬便完事了一切致知力

行工夫都是敬做成的孫詒仲曰敬義對言則敬內

義外單言敬則兼內外只脩己以敬一句九克復敬

于己而未施也下斯字指安人言謂其限于人而未

廣也樂天齋翼註曰三箇以字不同脩己以敬的以

字有工夫言把敬脩己也下二以字不着力作的

即以看脩己即以安人也脩己即以安百姓也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

是為賊以杖叩其脛

孫弟竝去聲長上聲叩音口脛其定反○原壤孔子

之故人母死而歌禮記檀弓蓋老氏之流自放於禮法

之外者陸稼書曰夷俟非故意慢夫子只放於禮法之外耳昔人云禮豈為我輩設壞即此意

夷蹲踞音存也吳伯章曰伸兩足傲坐也蔡俟待也

言見孔子來而蹲踞以待之也述猶稱也賊者害人

之名以其自幼至長吳氏曰近本長作老誤今從無

一善狀貼幼而而久生於世貼老徒足以敗常亂俗

則是賊而已矣貼是為賊句此句脛足骨也孔子既

責之而因以所曳之杖微擊其脛若使勿蹲踞然吳

右曰使斂足而不踞耳

註翼

中村氏曰幼而三句就常人論以寓責壞之意

述顧麟士曰老而不死句是為賊句不可七字連下

盧未人曰看以杖叩脛則壞當是孔子後輩乃責以

老而不死者是責其將來之意或謂此章責老者不

遜下章責幼者不遜故相次記之未必然今按檀弓

所記夫子為弗聞也者而過之之說本可疑母死而

歌此堂細故也乎而謂聖人委曲以全交也恐不然

或問語錄恐是未定之見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

與平聲○闕黨黨名童子未冠去聲者之稱將命謂傳

賓主之言吳蘇右曰孔子使之或人疑此童子學有

進益故孔子使之傳命以寵異之也孔子使之傳命

不知以為傳命非易事也而使之為之此童子必學有進益故以此寵異之也故問

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禮童子當隅坐隨行記檀弓曾子疾童子隅坐而執

隅角也童子不合與成人並位孔子言吾見此童子

不循此禮陳定宇曰居位是不循隨行之禮非能求益但

欲速成爾無自卑之心非能求益有躐等之意欲速

許多節次要到至處可見王觀濤說不可從故使之給使令平聲之役觀長

聲上去聲之序習揖遜之容蓋所以抑而教之非寵而

異之也

註翼

李岱雲曰吾見字須要着眼○或人疑其已益

曰居於位是居於正位皇氏曰先生者成人謂先

伯甘曰莫居位莫並行若他人則直截說破童子立

地承當初無難事但勉強遵教義不入心久而忌之

矣夫子初不提起只叫他且將命去觀觸

感悟使自得之潛引默移自屬警王手段

